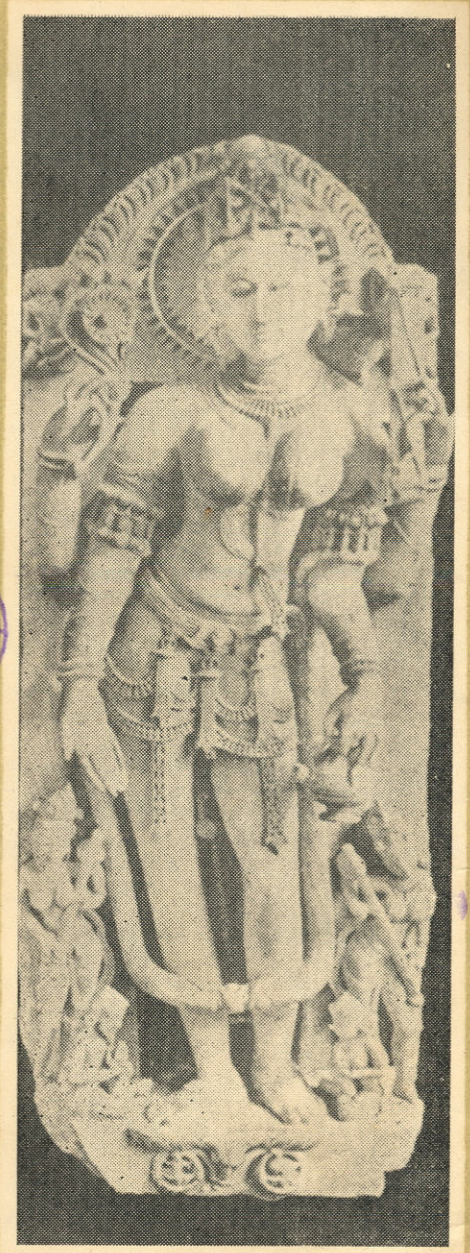


126238

蕉風

月刊



73

5201
3600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號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月刊

新一卷 第七十三期

本期目錄

萬里望	魯漢等
存在主義與沙爾特	鍾期榮
小黑人的工藝	李定華
納素波神話	程兆熊
新	林心間
老屋	蘭川
古堡	藍寄
旅人	雲丞
愁思	小文
詩	陳立
情歌一束	東祥
湖之戀	王炳炎
我看過「十誠」	何榮華
戲子	王焜
馬來甘榜的亞答	力匡
坎提伯里的瞻禮者	江上秋
無言之美	原上草
鬥爭	王韶生
評介「文論」	劉如
鄭振鐸魂歸天上	本刊特輯
文訊	
讀者·作者·編者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七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一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星馬區郵費在內)





中共最近高喊「移風易俗，勤儉節約」的口號，特別提倡新式婚禮，要新娘便服步行到男家，參拜毛主席像，叫幾聲「多謝毛主席」便算了。

毛澤東真是一個不平凡的領袖，他除了總攬黨、政、軍大權之外，還要忙着替千千萬萬的青年男女牽牽紅綫，做做「月下老人」呢！（閒人）

美國的一間「婚姻介紹所」，在報上刊出了下面的廣告：「男人！男人！男人！我們不問你的年齡多少，只要你來信告訴我，你需要怎樣的一位小姐，那麼你自然就會得到奇異的效果。寫信給我們，同時寫下你的履歷吧，我們這裡有許多漂亮的小姐，等待着跟你招手。記着：沒有一個好男兒，能够缺乏一位少女的！」
這則廣告措詞之妙，可圈可點，相信任何王老五看了，都會砰然動心，而會寫信去試一試的。（美男子）

星洲一名十六歲的妓女，因其養母被控依靠她賣淫爲生，而在公堂泣訴賣淫乃屬自願，並非被人強迫，並且披露月入千元以上。
今天，月薪千元的職業，真是鳳毛麟角。她既然能够在極少之中得到一份，是爲幸運之極，難怪她說這是自願的了！（望萬里）

第七十一期的「萬里望」中，有署名「伏龍山客」者，對台灣軍人在炮火聲中舉行集團結婚事，說是猜不透個中究竟。

依照鄙人愚見：軍人在炮火聲中結婚，既可加速爲國家製造國民和繼承自己家族的香燈，又可在不會戰死前得到人生最快樂的享受，真是一舉數得，這不問台灣衰衰諸公也可想見一般了。（智良）

檳城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最近舉行一次狗貓展覽，市長也會躬與其盛，並被邀即席致詞，指出狗貓能美化人生云云。

一向爲人們所輕視的狗貓之輩，現經市長大大揄揚一番，身價頓增，應如何感恩圖報於萬一呢！（小百姓）

報載：「林黛拍片難於分身，各大電影公司都爭着請她拍戲，她真恨不得抓一把汗毛一吹，變出無數的林黛來。」

要是汗毛果真會變出林黛來，唯恐那時真正的林黛，就會失去影后的地位了。（愚夫）

據耶加達安打拉新聞社稱：蘇聯同意以來自共產中國的廿萬噸食米售予印尼云。

中國大陸之所以有數不清的飢民，原來是已把米糧運往蘇聯去朝貢，而蘇聯又拿去換取外匯了。（閒人）

約法三章

-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爲題材。
- 行文以幽默輕鬆爲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存在主義與沙爾特

鍾期榮

前言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e)是本世紀中一項新興的哲學思想。當第二次大戰末，一九四五迄一九五〇年間，法國文藝界曾引用這一哲學觀於文學，廣泛地當作戰鬥武器，從小資產階級以至司閻，幾非無人不不知，無人不談論這個名詞，「存在主義」就像當時的一股神秘狂潮。從來沒有一種宣傳，能够使它這樣更其迅速普遍和廣泛；也從來沒有一種哲學，像它這樣被誤解、變形和受攻擊了。如今，這一股狂潮雖早已平靜，但作為一項思想運動，在哲學和文學方面的真正重要性，似乎却不容否認。而它的最光耀著名的人，便是強·保羅·沙爾特 (Jean Paul Sartre) 一位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佈景家、新聞記者和雜誌主編，在現代文化生活中，無疑地，佔着第一流首要的位置，曾引起廣大群眾的贊賞。現在，我且將他簡單地介紹如下：

沙爾特的小史

沙爾特於一九〇五年六月出生於巴黎，他的父母是屬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當他幼小時，他的父親在船上充當水手，不幸於航抵越南途中，突患瘧疾逝世。從此，他便依靠着母親和祖父過活。但自小他便顯露出異於常兒的稟賦，沉溺於繁冗的幻想，常常夜晚躺在牀上，自述一些可怕的怪異故事，直到突然睡醒來了，才宣告「延期」。他幼時的多感而脆弱的健康，使他母親不得不帶着他遷居於新鮮空氣豐富的近郊，到七歲時才重返巴黎，並在巴黎度過了四年。這時，他母親已再嫁了，他的後父在納·羅色洛海軍部的造船廠服務，他就在這兒住到十六歲。

當沙爾特從巴黎亨利第四中學哲學組畢業後，便考入第一高等學校，準備投考高等師範學校的文學系。在那裡，他很快地就對一切宗教信仰叛離，而對社會人物採取了批評態度；由於共產主義的影響，幾乎將他帶到了紅旗邊緣，但直到今天他仍是拒絕為這一理想的說教者。一九二五年中，他進入高等師範學校，變成了一位哲學專家。在參加准任大學助教競選失敗後，終於再度獲選。此後，他完成了十六個月的軍役，便先後在里昂

等地任教。中間一度在柏林的法文學院住宿，研究當代德國哲學，在大哲學家胡賽爾 (Husserl) 的講座聽課。一九三八年，當其第一部小說「作嘔」出版，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喧嘩。一九三九年九月，因動員令而應徵入伍，次年六月便作了德軍的俘虜，於一九四一年被遣回國，重執教鞭。一九四四年法國光復，他放棄了粉筆生涯，專門從事著述。一九四五年一度遊美歸來，寫了不少精彩的新聞報導，同時又在「費格羅」和「戰鬥」兩報發表。一九四六年，他所創辦的「摩登時代」雜誌問世。從此以後，他的名聲正和他的作品一樣，成為眾所週知了。

在大戰前，沙爾特的聲名，由於他發表了一連串的哲學著作，如「想像」、「想像的」、「情緒理論草案」，在哲學圈中頗受人重視。突然於一九三八年，他以其小說「作嘔」闖入了文學圈，震響當代。特別是在一班年青的智識份子群中，由於他的次一部小說「牆」，更加深了贊服和驚歎。他的那些年輕的哲學學生，幾乎不能相信那位沒有領帶、不等形的視鏡、從事謹嚴的哲學著作的老師，竟然也能寫出像哲學一樣好的小說來。非但如此，他還寫出了一些劇本，并會講授過「希臘悲劇」課程，「禁止旁聽」一劇，便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一面繼續他的哲學巨著，一面在若干雜誌撰述重要評論。尤自一九四五年始，因「存在主義」這名詞，他更變成了新聞人物，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或雜誌不提到他。

對於這一不能不予以重視的永恒產物，且讓我趁此來畫出一個輪廓。

存在主義的含義

所有沙爾特的哲學系統的基本，都包括在他的大著「存在和虛無」一書中，我雖不可能三言兩語將它扼要述出，却可指出一些特點。

沙爾特是德國近代大哲學家海德格 (Heidegger) 的高足，二者同為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要了解沙爾特的哲學思想，讓我先將存在主義作一個簡略的解釋。

所謂「存在主義」，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存在先於本質，並永恒地創造本質」。詳言之，存在主義乃是近代的一種趨向，為對哲學的純理主

義所生的反動；它的對象，像是人類在全體中的存在，亦即個人被約束於這個世界和社會中的存在。他們捨棄了宇宙的一切原則，單以個人生存此一事實之考慮，深入的探求解決人生的始原、本質及含義等問題。但是，人生之意義，並不存在於人類之自我的本性，因為人類總是傾向於未來，單憑他自己根本是空洞的和虛無的。不過，作為一個人，又經常因種種關係的約束，而鑽入現在的和實際的境地中。也就是這種種關係的約束，為他創造出一些價值，因而賦予他以生存的意義，並從而發現他自己專有的本質。至於法國大哲學家馬爾賽兒（Marriell）和丹麥大哲學家契耶克爾（Kierkegaard）所倡的，則為基督教的存在主義，將宗教皈依的神秘，視為確實的經驗而加入存在論中。

沙爾特將「存在」分為兩種：一種是「存在的現象」，像所有其他一切現象一樣，立刻可由我們的良知良能揭穿的；一種是存在本身，「存在是自我」，含義為：既非被動的，也非主動的。「存在是在於自我」，含義為它就是它自己。「存在為自我」則相反，它既不是它所不是的，也不是它所是的。換句話說，它就是純粹的自我虛無主義，好像存在之中的一個存在空穴。……存在是沒有理由的、沒有原因的和沒有需要的，……所以有存在，因為「為自我」是已經存在了的。

個人是孤獨的

現在為了要澈底明瞭沙爾特的思想，而不將它歪曲變形，我可這樣作一解釋：所有他的作品中心觀，便是「個人的孤獨」。此即：照他的看法，上帝并不存在，人單獨地存在這個不合理的世上，好像一個孤兒；而這個世界的本身，對於個人來說，却是陌生的、不動的和羸弱的一堆，它不知道人，人也不能穿透它。此外，人也是不存在的，只有當他否認這個世界，或這世界的一件事物時，他才存在。人面對着人也是孤獨的（他只能否認那個人，正像否認事物一樣），他或者達到這一步，消滅了對方，這時對方便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物；或者他一點也不能達到，這時他碰到對方一個相同的否定。無論在二者中之何種情形都一樣，既沒有結合，也沒有透入，有的只是孤獨。對方也像這個世界一樣，更悲慘地分手了。

假定一個人只是因為事實上與這個世界發生了關係而不能脫離，則在這範圍內，他享有完全的自由。自由係與存在和偶然而俱來，并非人創造了它，而是它給予人。人可以去完成它或背叛它，人也可完全自由地去決定忠於它或不忠於它。真正的自由，就是永恆的否定。它假定為：我不固着於我剛以「否定」得來的，我也要同樣予以否認。自由的人，是失落了過去和現在，只有不斷地向着未來。

換言之，依沙爾特之見，上帝固屬不存在，人也同樣不存在。人并不代表一種無形的本質之實質化，他完全不是甚麼，只是一個與意識不能分離的軀體，而這意識僅當某些事物將充實了時才能感覺到。它好像一個「空穴」，一個「存在的」洞，被思想和感覺不停地侵入着。但它却有一特性，這便是選擇的自由。人類乃絕對自由的去造成自己的生存，無須聽取「神意」或「人性」的意見，因為它們根本不存在。但這種全部的自由所生的暈眩的感情和責任感的恐懼，驅使大多數人不論任何代價去作成一種社會性的人造的偽善者。歸根結底，我們每一個人不是別物，就是我們的全部行為，我們就是我們的所作所為。也就是在這意義上，「本質先於存在，并創造它。」

因此，依照沙爾特的說法，人就是一種完全孤立的狀態，而其責任却是無限的。他是自由的，他選擇，他應該隨時去發明他的道德原則，但不能由他自己所作的去推知和決定；因為時時刻刻，一個新的情形又安排一新的選擇，而此乃不能預見的。因此，人必須創造出自我律，選擇其道德；一切的解決都是暫時的、個人的和實際的。沙爾特唯一的道德諍諫便是：必須生存，帶着良心上的永恆裂痕，努力朝着那永遠不能充份達到的「確實」。

沙爾特的作品分析

(A) 小說

在沙爾特的文學作品裡，我們可以分辨出兩種傾向。他的第一部份作品，包括「作嘔」、「墻」和「禁止旁聽」，都依據於哲學大著「存在和虛無」，完全為一種絕對的悲觀傾向所統治，特別表示出基督教的和純理主義的傳統道德，作有系統地摧毀的意志。而「自由之路」、「蒼蠅」、「沒有葬禮的死」和「恭敬的娼妓」等組成第二部份作品，表示着和第一部份完全不同的傾向。他憑藉小說或戲劇的虛擬，似在尋求建立一新的道德，此即戰鬥的、負責任的、以行動來創造的道德。他并極力指出：自由并不是某些人的特權，凡屬人類，縱令是最卑微不足道和最無價值的，也能自行改過、回贖和變色。

「作嘔」也許是作者所有其他作品的總樞紐，書中的主人也許代表作者。他不是哲學的存在主義的類型，但却感觀銳敏，能透視到這個不合理的世界之令人反胃和作嘔的地方，以細緻的詭譎，寫出一個外省城市中任何一個人的愁悶生活。與其說是一部小說，還不如說是哲學的沉思、瑣話和對現實生活的諷刺。溯自第二次大戰以來，「人身問題」已蔓延於文學領域。但是，一般作家都從心理方面和道德方面來探討，只有他乃是第

一個敢於從形而上學來研究的小說家，而且他還能成功地把握着具體與有生命。也就是這同一問題，成爲了他的不朽巨著「墻」的研究中心，藉被判死刑的西班牙共和黨，來說明個人自由與所受外力強制之關係。

「自由之路」包含四部小說：「延期」、「明理的年齡」、「心亡」、「最後的機會」。它的中心爲：以主人公馬地葉·笛納舒爲首的一群人，受笛的哲學影響達到了成熟，從形而上學、道德、歷史和政治的意義，所採取的世界意識。然而，笛本人却是一個意志不堅決的、懦弱無力和不顧廉恥的人物。但是，最後他却突然從他的疑惑與債務中獲得了自由，絕望地戰鬥。因此，我們也可說，「自由問題」實爲沙氏思想的中心。不過，這種被牽成相等的自由，並非他物，只是一種虛偽的自由罷了。

(B) 劇本

至於沙爾特的劇本，早期的無疑在發揚存在主義，後期的則在直接攻擊現時政治的或道德的重大問題。前者如「禁止旁聽」，便在表明形而上學的論題。全劇在地獄中的一旅館房間內發生，一男二女素昧生平，發現同被囚於一室，以永世爲期，於是活人平素所依賴的兩個援救：「惡意和行動」到這時也失掉了作用，而友誼與愛情也失落了它的意義，人類死亡以後唯一的痛苦，就是無法逃避他們的過去，既不能改變，也不能消失。於是，依照他的公式：「地獄，這是另外的」，變成名言了。「恭敬的娼妓」爲暴露美國清教徒的偽善和種族的歧視，可算是對現代的挑戰。「污穢的手」則在向共產黨提出一個人的價值問題，假定說這個黨因爲政治原因不得不改變立場，然則那些附着於它的人的態度如今顯已被判棄了的，應該怎麼辦呢？此即：一個加盟戰鬥的人，由於廉耻心自持，而感到的內心破碎。作者雖極力爲自己辯護，說他這劇本的旨趣不是攻擊共產主義，但無論如何，這劇本似乎是很嚴肅的則甚爲顯然。「魔鬼和好上帝」描寫一個愛事殺戮的意大利兵士，由於厭倦，突然要奉行基督道德的故事，雖近乎冗長，有時多獨語，但其間插入了不少確實驚心動魄、感人肺腑的場面。作者并作出結論謂：個人是孤獨的，他別無他途，只有投進這個世界的洪流中去摸索，儘可能使其性行比較不壞而已。這些，都是他的後期作品。他也寫過電影劇，特別致力於佈景法，對於技藝方面有着獨到的才能，人物個別化而生動。他的劇本都很迅速、粗暴，有如驟雨襲來。

(C) 人物

如上所述，沙爾特以爲：人人均有選擇的自由，但時時刻刻，新的環境又安排了新的選擇，而爲無法預見的。因此，在沙爾特小說中的英雄，很難找到堅定而有恒心的個性，缺乏奮激衝進與持續的熱情。同時，還呈

現出變態的存在，與「人類價值」有系統的減價。他最感興趣的人物，便是：迷途的學生、變性的少女、墮胎的、酒精中毒的和麻醉劑的癮君子。他們的行動，一如其錯亂的思想，經常是相當庸劣的。他從主觀主義的寫實手法，忠實地爲我們呈現出他們的令人驚怖的獸性。至於客觀寫實方面，則作者似乎有意從材料最醜惡和最齷齪處加工，帶濕氣的、無味的、惡臭的、膠黏的，所有自然中的排泄，似乎都從他們身上發洩出來。至於美感、幸福、文雅、快樂、愛情這些，在他的人物中是完全不具備的。一言以蔽之，他的人物便是一些懦弱的令人反胃的東西，正像他的「作嘔」所發掘出的一樣。

(D) 永久的革命

「摩登時代」爲沙爾特所創辦的月刊，他在這刊物上先後所發表的各篇論文收集成三冊，以單行本刊出，名爲「形勢」——意謂現代作家，面臨着時代的偉大問題與時代的影響下，處於兩線交切點的地位——主張應研究現實的具體問題，并決定加入一派去戰鬥，故謂爲「加盟文學」。即此：文學唯有以戰鬥自任，才能重新產生力量。凡是企圖將我們分離的都是「惡意」。任何一本詩或小說或藝術品，如果不是站在歷史的立場，而是使我們滲雜一些觀念學，根本是一種逃脫，也許永無需要。因此，藝術必須隸屬於政治。他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便參加政治，并暗示：「永久的革命的原則」。此即：同時摧毀神學與哲學參半之唯物論、完美無瑕的唯心論和基督主義的道德，準備那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之永久革命的來臨。在那個社會，暴力統治，意志的威力，爲着那沒有出路而永不停止的戰鬥而戰鬥。此種政治觀與他的哲學原則，恰相吻合。這便是：爲了存在，必須不停地摧毀，選擇新的形式，不停地改造，不要凝固於過去之形式上。但是，他却從不曾建議或主張用何者來代替那被摧毀的。

結 論

沙爾特宣稱他的存在主義是一種文藝復興說，如果這果如他所宣稱，我們似乎可以說它是一種消極的文藝復興說。我們無法看出他的這種哲學，如何會成爲一種堅強的樂觀主義。他也許被視爲一位可疑的思想家，一位道德家，而同時又是不道德者。他的作品，令人產生一種深遂的、不適宜的印象，特別是在現時由於大戰而生的道德低落之今日，尤爲一嚴重之危險。但是，無疑的，他實爲一偉大的作家。他的心理學和文學的作品，都是無可爭議的上乘，充滿一種超異的美感。而他的短評略論，經常與現代問題聯繫，爲最能煽動我們精神的讀物之一。

在馬來亞居住的小黑人，他們的文化水準雖是很低，但爲了和我們換取日用物品，也有工藝品出售。

山芭中有的籐，小黑人雖做不出美麗的籐器，一雙手却很會削籐皮，也會削籐骨，都削得幼小而美觀。籐皮和籐骨，除了出賣之外，多數用來做成美麗的鳥籠。他們的鳥籠分養鳥用和誘鳥用兩種：養鳥用的只有一個小門，內部沒有格；誘鳥用的有兩個小門，內分兩格，是養了雌鳥在內，引誘鳥兒飛來入殼的。

小黑人還會利用籐頭做成烟斗，洞兒鑽得適用，外型也削得美觀，用火薰過一番，色調腊黃，富有詩意。他們用大水籐做成的手杖也不錯，實不亞於外來的舶來品。通常手杖頭用籐頭，用籐身捲成圓圈形，或者半圓形的都有。

而且，小黑人也用籐織成美麗的魚籠，用竹篾做的亦不少。魚籠肚皮凸起，一口張開，內綁有竹齒，放在順水的魚

路上，魚兒撞了進去，走不出來。住在近水的人家，爲了捉魚吃，最喜歡叫小黑人做，要大型或小型，要籐做或竹做都可以，只要先送些鹽或香烟給他們，很快就可以做好。原始森林中，有的是竹。小黑人喜歡利用籐，也愛利用竹。他們居住的矮屋，不論有多少長，全用硬竹筒搭起來。做柱子是竹，做樓板也是竹，甚至不用一支鐵釘，就可搭成一間屋子，真是令人佩服！

被外人目爲落後的小黑人，更會利用厚韌的小竹，砍成丈多長，削尖了一頭，做成竹銚在河中刺魚。他們煮飯沒有飯俵，砍下了薄韌的小竹，把米放在竹筒內，再加些水，煮熟了就取出來吃。

砍竹做竹排出賣，也是小黑人的拿手工

藝。他們愛製七條竹的單人排，九條竹的雙人排，十三條竹的四人排，雙層或三層的大竹排。

小黑人做竹排，選竹最講究，不用嫩竹和老竹，有一點小虫洞的也不用。砍下了竹，取好長度，即把竹筒排好，頭尾兩端用木棍墊起，讓太陽光蒸晒到竹筒的中間部份稍彎下去，水份完全乾了，然後用木棍和好籐皮綁起來，就變成一條頭尾翹起，不會檔水的好竹排了。

在山村中的小黑人，也會養雞。當他們要搬家的時候，便用大竹筒做成雞籠裝雞。那些雞籠全是橢圓形的，一條大竹筒削開一頭，再削成許多小竹篾，橫直交織起來。另一頭削開的部份，編織一個門，用來開關，

小黑人的工藝

李定華

就算是雞籠了。

一有閒空的時候，小黑人就喜歡唱歌作樂。唱歌時少不了樂器，他們便用竹筒做鼓；削開竹皮用短木棍托起，算是琴；把竹筒敲破了，互相敲打，便有了拍子。男女一堆，一面打，一面唱，樂在其中矣。

小黑人住在大山林中，是少不了火的。他們起火，不必用火柴；就是有了火柴，因爲他們都是裸着身體，走來走去，也會被雨淋濕，變做沒有用的。爲了適應環境，他們自己做有打火機，是利用兩塊尖長的碎石頭，套在木製的小盒內，不用時合起來，要用時取來互相磨擦，旁邊放着極易生火的山棉花，磨擦不久，棉花就着火。

編織山亞答是一種相當難做的工作，難

在要削籐皮。山亞答葉上有刺，山亞答樹上生滿小蟲，要把山亞答葉斬下來，必定會被小亞答蟲爬滿全身，在皮肉上咬住不放，好幾天又癢又痛，十分難受。

山亞答葉斬下來，放在地上，編織時要看着葉上的刺，一不小心，就會刺到手指皮破血流。編織完了，才可以一支一支密密排起來，綁在長籐上，成爲整塊的山亞答。這種工作，我們做起來，不但會受到痛苦，而且會感到害怕。只有小黑人，不怕小山亞答蟲咬，工作做得很熟練。山亞答的刺，也不易刺到他們的手，做起來，又快又好。這種工藝是他們最拿手的，也是他們靠着和人們換取日用物品的主要工藝品。

小黑人住慣了天山，也很熟悉樹性。他們不但會替人們找尋適合做各種用器的木材，還會做各種木器。他們用來砍樹的小斧，叫做「文龍」斧。斧頭薄薄的一塊，是鐵店替他們打的；彎彎的木柄，却是他們自己做的。柄很短，他們用起來，竟成了利器。真是習慣成自然，熟能生巧了。

在馬來人聚居的甘榜中，如果附近有小黑人居住或來往的話，馬來人用的「文龍」斧柄、鋤頭柄、春米的木臼，多數都是小黑人做的。

小黑人做成的工藝品，最精巧的，當然要算是一條長噴筒了。他們選了一支小長木，小心削成圓形，再鑽一個洞，並把洞口鑲好，以便吹放毒針的時候，能够好好的準確利用。

長噴筒是小黑人謀生的工具，也是他們防身的武器，因此，他們不肯隨便出賣。沒有好感情的人，想和他們買一支來，存在家裏欣賞，那是沒有法子可以得到的。

納素波神話

· 熊兆程 ·

(一) 納素波

「納素波」這三個字是一個名詞，可是這一個名詞，說來真是話長。

在中國大陸西南方面，有一個很大的省，南邊和越南國相聯，西邊和緬甸國相接，而且和印度國也很相鄰近。當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所有的海口都被敵人用海軍封鎖了，便由那裡和盟國交通。那是一個很大的省，省名叫做雲南。

這個雲南省，在中國漢朝的時，也有一個國家，國名叫做南昭。南昭國東邊不遠處還有一個小國，那是在現在中國西南的貴州省銅梓縣，國名叫做夜郎。這一個夜郎國實在小得可憐，可是她還要問人家說：「夜郎與漢朝那個更大？」她完全不知道中國的漢朝，那時候在全世界上是一個最大最強的國。因此，我們直到現在，見人家「枉自尊大」，就會說這人是「夜郎自大」。只不過夜郎國西邊不遠處的南昭，因為依靠着他國境內有一個昆明湖的天險，也一時不肯服從漢朝。竟使那時候的漢武帝，在長安附近，用人工另外開闢一個昆明湖給她看。你要知道：雲南的昆明湖，又名滇池，而且爲了這湖實在是太大，像個海，所以又名滇海。現在漢武帝能够用人工造個海，這自然讓她明白了漢朝的偉大。所以不久之後，在雲南省那裡的南昭，也和貴州省那裡的夜郎一樣，便都

歸化了漢朝。

可是在漢朝以後的三國時候，雲南那裡又出了一個孟獲。孟獲是很勇敢的，手下有很多的兵馬，會和那時候的諸葛亮打過仗。諸葛亮號孔明，足智多謀，善於用兵，孟獲便被擒住了。但孟獲心中不服，於是諸葛亮又把他放走了。隨後又擒住他，又放走他，一共擒了七次，放了七次，這才使孟獲心服了。

現在中國西南的貴州、雲南一帶，有不少的人住在山地。一般人以前總叫他們是什麼苗和什麼夷，不過現在都一律稱他們是邊胞，意思是留居邊地的同胞。這些邊胞，特別是在雲南省的邊胞，目前還以爲是孟獲的後代，而對諸葛亮則更像對神一樣的尊崇。這一批邊胞，以前被人叫做黑夷。這只是因爲他們的婦女都喜歡穿着黑色的衣服，而且又十分健壯，所以被人稱爲黑夷。但他們自己却絕不說自己是黑夷，而只說自己是「納素波」。這「納素波」是什麼意思？我們固然不知道，就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只是一個名詞。

在「納素波」這一個名詞下，有一個神話，這神話就叫做「納素波神話」。目前在中國西南方面，特別在雲南省境的邊胞間，這神話流傳很廣。他們在他們的祭禮中，每每用一種尖刀草，那是一種細而硬且有點刺手的草。他們把尖刀草裝成一個草把人，叫做「亡人」，放在祭壇上，讓大家都對着祈禱。那就是根據這一種神話而來的措施。

又在西南山谷中，常有回聲。可是當他們一聽到這山谷中的回聲時，就說這是一種神靈之聲。而這神靈，則是由一位老婦人所變化而成的。那也是根據着這「納素波神話」而來的一種傳說。

(二) 老婦人

時候是很古很古的，在納素波這一宗族裡，有一位老婦人。

這一位老婦人，很早就死了丈夫，又死了一個大的兒子，眼面前只剩下一個小兒子。當這老婦人慢慢把這一個小兒子養大了的時候，生活真是够苦了。

老婦人除了有一個小兒子像個寶貝以外，家中什麼也沒有。她一天忙到晚，忙來忙去，總是忙着她和她那一個小兒子的生活，她們母子二人，生活真是萬分艱苦。

老婦人一日復一日地砍着柴。當她在山上砍柴時，小兒子也帶去了。於是，小兒子也跟着砍了一些柴。

老婦人一年復一年地賣着草。當她在附近賣草時，小兒子又帶去了。於是，小兒子又跟着賣了一些草。

她們母子二人這樣忙着砍柴，又忙着賣草，雖然勉強能够維持生活，但也只是一時沒有餓着肚子而已。

只要沒有餓着肚子，就成了這母子二人最好的光景。因此，在他們砍柴賣草的期間，真算是她們最爲幸福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常，在那很古很古的時候，說不定是南昭國和夜郎國之間，因發生了糾紛，便爆發了戰事。這老婦人和她的小兒子，在那時候是屬於南昭國。夜郎國是「夜郎自大」的，南昭國要不被人侵略，就須得全國總動員起來。在南昭全國總動員的當中，這老婦人的小兒子，也就去服兵役了。

小兒子的年紀是那麼小，老婦人的年紀又是那麼老。小的太小，老的太老。小兒子的父親早就死了，小兒子的哥哥也早就死了。老婦人是一個寡婦，小兒子是一個孤兒。環境對她們母子二人，以前還總是過得去，在她們，怎樣也想不到有目前這樣一個難關。她們目前是有了一個有生以來最大的難關。她們個人會有有生以來的最大難關，是由於她們的國家，正有了有史以來的最大難關。

和平的國家，逼得要總動員。幼小的兒子，逼得要服兵役。老婦人在這時候，眼望着和自己相依為命的小兒子，就要離開她了，她自然只好啼泣。

(三) 小兒子

老婦人原想她的小兒子大了，可以給她「靠老」。這「靠老」的意思是：「老了有人可以依靠着」。只不過，小兒子當兵去了，而且連這一個孤兒都當兵去了，她這樣一位老婦人，還能有什麼人可以依靠着呢？

老婦人想了想，想着國家，

又想着小兒子。她想她的小兒子對她盡孝，又想她的小兒子對國家盡忠。要對她行着孝道，讓她有依有靠，小兒子是應該在家裡奉養她，不要離開她。只要一離開她，就是傷她的心了。一個好兒子，怎麼可以傷老母的心呢？但要對國家效着忠誠，讓國家不受侵略，小兒子是不應該在家裡，只照顧着母親，而不服兵役的。一個好男兒，怎樣可以不爲了國家，去當兵打仗呢？

老婦人想了想，真是想得無可奈何。小兒子要在家盡孝，又要爲國盡忠。小兒子不好離開她，小兒子又不好不當兵。但一當了兵，又不能不離家而去了。

老婦人終於不願讓她的的小兒子離家而去，她說：「他是孤兒！」只不過，一個國家在危急當中，就是連孤兒也不免要服兵役。

(四) 金銀綢緞和好馬

老婦人的丈夫遺留下來的一點綢緞，那原是從漢朝那裡得來的一點綢緞，珍貴萬分，本應拿來做永遠的紀念。可是爲了小兒子，老婦人便用作禮物，去送給那辦理兵役的一位先生。

老婦人把綢緞作了禮物，送到官家，隨即哀求道：「請可憐我！請可憐我的小兒子！」

「爲什麼呢？」官家見了綢緞就驚異地問着。

「因爲我的兒子是孤兒。」老婦人答道。

「孤兒怎樣？」

「孤兒想不去當兵。」

「不去當兵？」

「是的，請可憐我們。」

「可憐你們？」

「是的，請收下我這珍貴的禮物。」

「哈哈，什麼珍貴的禮物？」

「是小小的禮物。」

「老婦人這時就哭起來了，她哭不成聲，哭個不止。」

官家終於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當兵就是爲國家效忠，這是很光榮的事，你這老婦人怎麼還不知道呢？」

老婦人聽了這些話，揩乾了自己的眼淚，又一邊哭，一邊說道：「是的，可是……」

「可是什麼呢？」官家問。

「可是，可是，請收下這禮物吧！」

就這樣，便使那官家生了氣了。官家忿忿說道：「像這樣的綢緞就像一片葉子，就像一根草，這樣可以抵當得了那光榮的兵役呢？服兵役是光榮的事，服兵役是沒有疑問的事。」

老婦人討個沒趣，只好呆呆地望着官家，不敢再回答，便跑回家去了。

老婦人回到了家，看看自己的小兒子，哭了一頓，又想了一想。她想到：「要是把我們所有的積蓄，加上拍賣一切所得的金銀，全部送給官家，官家也許會可憐可憐我們吧！」

於是，老婦人便想盡方法，弄

得了一些金銀，隨即把這些金銀送去了。

官家看見這些金銀，便把這些金銀向房外面一丟，丟得遠遠，而且對老婦人責罵道：「服兵役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你這老婦人怎麼還不明白呢？何況，金銀簡直像一些土，這簡直像一把沙，有什麼人會要你這泥沙？」

老婦人這時候真是又懊惱，又羞慚。她不敢再回答一句話，又默默地跑回了家。

老婦人再回到了家，再看到小兒子，眼淚更是流個不休。她終於更生一想，自思自想道：「難道不可以把家中僅有的一匹好馬送去嗎？這馬實實在在是萬分難得的好馬啊！」

老婦人主意一定，便又跑到辦理兵役的官家那裡去。這時老婦人手牽着一匹好馬，說道：「你難道不可以看看這樣一匹好馬嗎？」

官家看了這一匹好馬，真是又氣又惱又好笑，但也終於淒然道：「爲了國家，任何東西都不能抵當兵役。現在戰事是太緊急了，敵人不能不倒，所以孤兒也不能不當兵啊！」

(五) 三年三月三日

孤兒終於要去當兵了，小兒子終於要去當兵了。戰事是這樣的緊張，老婦人也只好這樣說道：「國家是太重要了，敵人是太凶殘了，我兒也只好去當兵了。」

接着，老婦人更四次三番地說

道：「我現在只希望你早早歸來。服役期滿的時候，是三年三月三日。等這一日一到時，你就要即刻回家，千萬不要忘了這個日子！」

看看老婦人的話也說完了，看看小兒子的腳也走動了，老婦人更對小兒子叮囑道：「千萬不要忘了三年三月三日！」

從此小兵丁一步一步走了。從此老母親一天一天哭了。凡是一個人在哭泣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很慢的。凡是日子過得很慢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苦惱的。同時，凡是日子過得苦惱的時候，一個人總是天天流淚的。一個人天天流淚，自然天天過得不好。那老婦人自小兒子走了以後，總是天天過得不好。當一個人在歡樂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的。同樣，當日子過得很快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很歡樂的。所以心頭一樂，日子就快；日子一快，心頭就樂。這就是所謂快樂。那老寡婦自小兒子走了以後，總是常常做夢，夢着那小兵丁勝利回家。可是因為老母親在做夢的時候很樂，所以夢就過得很快。也因為老母親的夢過得很快，所以在做夢的時候真樂。在老母親那裏，夢是一個樂。只不過在老婦人那裏，樂終是一個夢。

老婦人一天一天的計算着小兒子的歸期，看看約定着三年三月三日的歸期，畢竟是越來越近。小兒子的歸期越近，老婦人的日子，也就過得越來越快。小兒子的母親是老寡婦；老婦人的兒子是小孤兒。

小孤兒如今是小兵丁，小兵丁如今是回來了。老母親如何不樂？只因爲心頭一樂，日子就過得快起來了。其實這三年三月三日的日期，又何嘗會快？又何嘗會早？老寡婦是苦得够了，又哭得够了，和小孤兒約定的歸期，是慢慢來到。而且和小孤兒約定的歸期，是到得太遲，絕不是太早。就因爲這樣，便成功了一個納素波的神話。讓那婦人、老寡婦和老母親變成了一個神靈，更讓那碑漢大租成了那一個神靈的小兒子，小孤兒和小兵丁了。

(六) 碑漢大租

碑漢大租是那小兒子的名字，也就是那小孤兒的名字，又是那小兵丁的名字。

碑漢大租出去當兵的時候，有一些夥伴很多，所以有說有笑。有兵的時候，更有說有笑。特別是在獲得一兩次勝利的時候，更大大地有說有笑。就因爲這樣，他在白天過得并不很慢。只不過在晚上，他總是做夢。夢醒的時候，總不免想到在夢裏和老母親見面，訴說着離別之苦。因此，他在晚上過得又並不很快。比較白天，晚上對他，是太難過了。

碑漢大租是一個小兵丁，又實在是一個好兵丁。隨後，因爲打仗很勇敢，更有了一個小英雄的小英名。這一小英名傳出去，竟連敵人聽了都有點害怕起來。敵人差不多不敢和他對陣。

碑漢大租白天打敵人打得快樂，晚上想母親想得悲傷。因此，他越悲傷，就越打敵人；越打敵人，就越快樂，終於又越悲傷。他的勇氣，是從悲傷裏傳出來的。可是他的英名，却從快樂裏傳播出去了。

碑漢大租的英名傳了出去，這對碑漢大租並不甚好。「納素波」因碑漢大租的英名，而感到歡天喜地。可是納素波的敵人，却因碑漢大租的英名，而不覺咒天罵地。

納素波的敵人，起初是注意碑漢大租。因爲注意碑漢大租，所以每每是兩個人打碑漢大租一個人。隨後，因爲敵人兩個人都打不過碑漢大租一個人，所以便害怕着碑漢大租。終於又因爲害怕着碑漢大租，所以就更仇視碑漢大租。而在碑漢大租這方面，則又因爲敵人害怕着他的原故，所以又不要輕視着敵人。

碑漢大租因爲輕敵，所以就更向前，而且常常是一個人向前衝。敵人因爲仇視碑漢大租，所以就更設計引誘碑漢大租向前進，而且到最後的時候，竟把碑漢大租包圍起來。

但碑漢大租是永遠不會投降或是屈服的，所以就一任敵人包圍着。包圍了一天，又包圍了一天。包圍了一月，又包圍了一月。一直到戰事結束，大家停戰回家時，碑漢大租還是被包圍着。碑漢大租的夥伴們，有的以爲碑漢大租被俘了，又有的以爲碑漢大租被殺了。其實，碑漢大租絕不會被俘，也絕不會

被殺。只不過碑漢大租究竟到那裏去了呢？碑漢大租的夥伴們總是不會知道的。

當碑漢大租的夥伴們回家時，便剩下了碑漢大租一人了。

當包圍碑漢大租的敵人，因爲最後得知停戰的消息而解圍，並向碑漢大租致敬時，碑漢大租回到家去，自然更會是一人了。

老婦人眼看見夥伴們都已回來了，可是老母親却沒有看到小兒子回來，老寡婦却沒有看到小孤兒回來。因此，這老婦人，又是老母親，又是老寡婦，便沒有辦法不要愁萬分。

老婦人到處詢問着碑漢大租的下落。這時候的碑漢大租，却不知下落。碑漢大租渺無音訊，碑漢大租久久未回。

老婦人啼啼哭哭地問：「我兒究竟在那裏呢？」

大家都不能回答老婦人這樣一個問題。老婦人想到自己的小兒子，又是小兵丁，大概是爲國犧牲了。所以老婦人又是老母親，又是老寡婦，便只是哀號，只是哀號。

老婦人哀號哭泣着，又一聲一聲地向鄰居和親友們說道：「我兒是孤兒，我的孤兒是當兵去了。大家當兵都回來了。他在那裡？我已經知道了，我已經明白了。他不在人間，我也不好在人世。我要到深山裡去，我要到大谷裡去。我要做着岩靈喝着水，我要做着岩神吃着草。我要去了，別了，別了啊，大家別了啊！……」

(七) 岩靈岩神

老婦人一個人跑去深山裡，自然什麼東西也沒得吃，所以就只好吃着草。

老婦人一個人行到大谷中，自然什麼東西也沒得喝，所以就只好喝着水。

一個人儘是吃着草，吃着草，吃得大多了，就只好倒在地上。一倒在山上永遠不再爬起來，就變成了岩神。身子成了岩石，可是人却成了神。

一個人儘是喝着水，喝着水，喝得太多了，也只好倒在地上。一倒在地上，永遠不再爬起來，就變成了岩靈。身子成了岩石，可是人却成了一個幽靈。

終於碑漢大租的老母親成了岩神，又成了岩靈。一句話：那老婦人是成了神靈，那老寡婦是成了神靈。

當碑漢大租的老母親走了以後，又當碑漢大租的老母親走了並成了神靈以後，更稀奇古怪的事是：小孤兒終於回來了。

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事，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事：碑漢大租居然能够一個人勝利地回來了。碑漢大租在未回來以前，是個孤兒，又是小兵了。可是當他回來了以後，他是做夢也不能知道：他忽然又成了一個神靈的小兒子。

碑漢大租只是渴思渴想着他的老母親，是否是：身體還和以前一樣好？

碑漢大租只是渴思渴想着他的老母親，是否是：容貌還和從前一樣老？

碑漢大租回來了。他沒有看到老母親的身子，却首先看到了他的村子。

碑漢大租回來了。他沒有看到老母親的容顏面貌，却首先看到了他那村子的村容村貌。

那一個納素波的老村子，還一切是依舊。村容村貌，完完全全是和從前一模一樣。在那裡，除了他自己的屋子的屋頂以外，家家戶戶的屋頂，都在冒着炊煙。很明顯的是：大家在屋子裡燒飯了，為什麼他自己的屋子裡沒有人燒飯了呢？在那裡，他除了自己的屋子以外，家家戶戶的雞犬，都在啼，都在叫。很明顯的是：大家在屋子裡團聚了，為什麼他自己的屋子裡沒有雞啼，又沒有犬吠了呢？

如果是老母親因事到外面去了，但雞犬總應該留在家裡。如果是老母親不幸病倒在牀上，但雞犬總應該知道外面是有人回來，必然會啼一啼，也必然會叫一叫，好讓病在牀上的老母親知道知道。

假如老母親不是出去了，又不病倒了，那麼老母親又怎樣會留在家裡不燒飯，不吃飯呢？而且雞和犬又怎會留在家裡不會啼，不會叫呢？

小孤兒想了又想，怎麼樣想，也想不通。

小兵了猜了又猜，怎麼樣猜，也猜不中。

可憐那老婦人的小兒子，這時候，就簡直不敢再望下想，又望上猜了。

碑漢大租心知不妙，情知不好。他本想馬上跑入家門，看個究竟。他又不想立即跑到家門，看個清楚。

但碑漢大租終於走到了家門，終於又走入了家門。

(八) 小碑之家

且請大家想一想，且請大家猜一猜，這時候的小碑之家，究竟是怎樣了呢？

照理，小小的碑漢大租，這時候已經替國家大大地出了力，既建立了一些大大的功勞，又獲得了一個大大的英名，應該是如何大大地快樂呢？

誰也沒有想到：小碑是大大地哭了。

誰也沒有猜到：小碑是大大地兩腳頓地，兩手捶胸了。

而且誰也沒有想到，誰也沒有猜到，小碑之家竟會是這個樣子：第一，小碑之家的屋樑，已長了菌子。

第二，小碑之家的屋柱，也長了菌子。

第三，小碑之家的堂屋，原本立了祖宗的牌位。而且老母親原本在那裏日夜敬着祖宗，並祈求着祖宗之靈，保佑着她那小孤兒的平安無恙。可是這時候的祖宗的神位，却給大大小小的蜘蛛，把蛛絲網罩起來了。那裏的灰塵，真是十分厚

、十分多。

第四，還有四面的牆壁，破的破了，垮的垮了。那真是破得淒慘，垮得淒涼。

第五，還有豬欄雞籠等等，雞籠是完完全全爛了，豬欄是整個倒塌了。

第六，還有，還有，還是不說了吧！

在以上那樣的情形下，當然不會再有老婦人在那裏喂着豬，更不會再有老寡婦在那裏喂雞喂犬，更不會再有老母親在那裏燒茶煮飯。

可是碑漢大租的老母親究竟到那裏去了呢？小碑想來想去，不知道。小碑哭來哭去，還是不知道。

於是小碑便只好問來問去了。小碑立即跑去問他的伯父伯母。

伯父伯母一見小碑回來了，大吃一驚，又歡喜萬狀；但總是不忍把老婦人的下落，一直告訴他。只說道：「也許去砍柴了，也許去賣草了。」

小碑又立即跑去問叔父叔母。

叔父叔母一見小碑回來了，大吃一驚，又歡喜萬狀，並說道：「你要早給我們一點消息，全村子的人一知道你回來，那真不知道要如何大大地歡迎你呢？」

「請告訴我：我的老母親究竟在那裡呢？究竟到那裡去了呢？」

小孤兒一面哭，一面問：「……：……：叔父叔母總是不肯說。」

小碑沒有辦法，更去一一問着他同村居住的人們，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把老婦人真正的消息告訴小碑

大家對小碑，總是初見之下，大吃一驚。再見之下，萬分歡喜。本想立即表示歡迎之意，但因小碑一問，便沒有一個人不想和小碑一齊哭起來。這如何還會願意回答小碑的問題呢？

終於小孤兒又去問他的叔父叔母。

終於小孤兒的叔父叔母，也只好如此對着小孤兒黯然道：「山中去了！」

(九) 回聲——神靈之聲

小孤兒真是可憐，小孤兒又真是靈敏。當小孤兒一聽到他的叔父叔母那樣黯然地回答着四個字，就是那「山中去了」四個字的時候，他便立即跑出去了。

小孤兒一面走，一面哭；又一面跑，一面叫。而小孤兒一跑到山中，更是亂叫起來了。

山是那麽大，谷是那麽深，岩是那麽高，樹是那麽密。小孤兒跑入山中，一會兒在崖邊，一會兒在谷底。小孤兒從谷底跑到山頭，小孤兒又從山上跑到岩下。小孤兒大聲叫喚，大山谷一陣回聲，終於滿山滿谷都是回聲。

真奇怪，這滿山滿谷的回聲，竟和以前老母親跑入山中叫喚時的回聲，一模一樣。那時候，老婦人爲了小兵丁沒有回來，在谷中悲號，在山中叫喚。於是滿山滿谷中便有了同樣的悲號，於是滿山滿谷中又有了同一的叫喚。這時候，小孤兒爲了老母親沒有回來，在山中悲

號，在谷中叫喚。於是滿山滿谷中更有同樣的悲號，於時滿山滿谷中更有了一樣的叫喚。這同樣的悲號，這同一的叫喚，是被稱爲回聲。在以前，那是老婦人的聲音。在這時，雖然聽來是小兵丁的聲音，但照「納素波」的解釋，那實在是老母親暗中代小孤兒回答小孤兒的聲音。而且從此以後，凡是在山谷中的回聲，都是那老婦人又是那老母親暗中代一個人回答一個人的聲音。

那老婦人現在已變成了神靈，所以那回聲就是神靈之聲。反過來說：那神靈之聲，就是老婦人的聲音，就是老母親的聲音，就是回聲。納素波的人，現在是個個這樣傳說着，又是個個這樣相信着。

說那是老婦人之聲，說那是老母親之聲，和說那是神靈之聲，這只要看以下的事實，也不會完全沒有理由：

當小孤兒叫喚時，遠遠地也有虎嘯。可是老虎並沒有跑過來吃着小孤兒，神靈是在護祐着小孤兒。

當小孤兒叫喚時，忽然是一陣狂風。這一陣狂風，幾乎把樹也吹倒了，但是並沒有把那小孤兒吹走。這也是神靈在保佑着。

當小孤兒叫喚時，高山有流水，水上有浮雲。流水潺潺，浮雲繚繞。有時候，流水邊和浮雲間又是啼鳥。神靈實實在在是在撫慰着小孤兒。小孤兒叫得悲傷，鳥兒也就啼得悲傷。那是神靈用悲傷撫慰着悲傷。

高山上一片淒涼，小孤兒心如

刀絞。這裡的天，是茫茫。這裡的地，是渺渺。這裡的木葉，是蕭蕭。這裡的老樹，臨風欲倒。這裡是谷中有谷，小孤兒竟下到了最低一層深谷。滿谷都是悲風。這裡是山中有山，小孤兒竟爬上了最後一座山。遍山都是古木。在那最低一層深谷中，水也流不出，因此又成了深淵。在那最後一座高山上，鳥也飛不過，因此就成了天塹。小孤兒是由深淵上到天塹，又由天塹下到深淵。在以前，他在這裡，是大可嬉遊。可是在目前，他在這裡，是只知奔跑。他一面跑，一面哭；他一面哭，又一面叫。一切是茫茫，一切是渺渺。無數的山，無數的谷，無數的黃鶯，更無數的虎嘯。爲了老母親的慈祥，小孤兒竟像是狂暴。他尋老母，已尋得發狂。他尋慈母，已尋得暴躁。他真正是走進了大自然的懷抱，但他已絕對無由再倒入老母親的懷裡。終於小孤兒坐在岩頭，哭得暈倒。

(十) 尖刀草

於是神靈來了。那是岩神，那是岩靈。

老婦人這時候已是岩神了。老母親這時候已是岩靈了。

小孤兒在迷夢中，分明見到老母親，更分明聽到了老母親所說的話。老母親對他說道：「兒啊！我已神靈了，我既不能再生，你也就無法再見。你不必傷心，你也不必找我。我吃的是水草，我的身體已經變了。只不過頭髮還沒有變，

你可以找到我的頭髮。」小孤兒一聽到還可以找到老母親的頭髮，便立即哭着問道：「找到了你的頭髮以後，又怎樣才好呢？」

老母親便繼續說道：「再去請畢摩先生來。畢摩先生會把宅紮成一個亡人，於是你就宰殺牛羊去祭着。親友們也會追悼着。當大家念經祈禱了以後，你就將這亡人送入坟墓裡埋起來。」

「爲甚麼要埋起來呢？」小孤兒又哭着問。

「因爲埋起來以後，你就可以不想起我，或至少也可以想得少一點了。」老母親答。

老母親在回答了上面的話以後，一陣清風吹來，小孤兒眼睛一睜，方知自己是在做夢。但又不像做夢。老母親吩咐的言語，小孤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小孤兒有點害怕起來。

這個畢摩先生，在納素波族中，有的人又叫他做稀波先生。他是會做法的人，他是納素波司祭的人。他在納素波裡是最受人尊敬的，他在納素波裡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穿的衣服就像一個法師的打扮。小孤兒依照老母親在夢中對他說的話，就下山去請畢摩先生了。

畢摩先生請來了，小孤兒又同畢摩先生進入山中。先穿過了一大古林，又遇到了一條溪水。古林在山頭，溪水在谷底。夜來了，山高月小。溪乾了，水落石出。由這山，到那山；從此水至彼水。畢摩先

生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小孤兒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流。鳥在那裡飛，雲也在那裡飛。有一朵浮雲，老是在畢摩先生和小孤兒頭頂上的天空，飄來飄去。於是，畢摩先生就知道頭髮的所在會不遠了。

當小孤兒順着浮雲的嚮導，碰到了一叢尖刀草時，畢摩先生就說道：「那就是你的老母親的頭髮呀！」

畢摩先生說的話，是個個人都相信的。他從來不說謊話，這是小孤兒知道的。於是，小孤兒一面哭，一面取來了一些尖刀草。

尖刀草被紮成了一個草把人，叫做「亡人」。小孤兒用酒食奠祭亡人，畢摩先生更對着亡人祈禱。全村子的人都來追悼。隨後，所有納素波的人都來追悼。最後，連納素波的敵人也來追悼。

老婦人的喪事完了以後，小兵丁獲得了國家的一個大勳章。於是，小兵丁有了光榮，老婦人也有了光榮。

於是，老母親的聲音，從此成了山谷中的回聲，這是神靈之聲。於是，老母親的頭髮，從此成了山頭上的草，那是長年青青的尖刀草。

小孤兒在家無事，便常常跑去山中，聽聽那大壑裡的山谷音。又常常跑到山上，看看山頭上的尖刀草。於是，他便一天一天更長大起來了。在他更長大了的時候，他就更知道：「一個人，生在世界上，是應當保衛國家的！」

愁思

·雲奇·

殘陽映瘦影，
昏鴉絮聒，鬧枝頭，
關不住一室空虛，
禁不了撩人煩愁。
憑窗眺天際，
遠矇矓，近也矇矓，
悵然垂首，生無限遐想，
那白雲深處，應是故鄉！

旅人

·藍川·

渡過了苦旱炎荒，
接近了甜美的希望；
搖過了港汊縱橫，
逍遙在紫樹白雲間。
遠遠的他方有山青水秀，
遠遠的歸鳥導我飛入童年。
初升的陽光何等可愛，
降落在我漂泊的地方。
還有什麼更沮喪，
除了犧牲有什麼可較量？
蝸角仍在步步地蠕動，
破曉之前會上了竿尖。

古堡

·蘭心·

昔日魁偉的英姿不復遺存，
你碩壯的身軀有太多斑痕，
看那陰暗荒涼的一隅，

嫩綠的青苔在蔓延展伸。

踟躕於此，你可否解得人世滄桑？
那傲慢的日子再不回轉，
曾經一度是統治者樂園的屏障，
而今人去樓空，一片荒涼。

過去了的終究是過去了，
迂腐陳舊的終被時代淘汰，
播種罪惡的必嘗罪惡的苦果，
對道不破的定律世人仍深信不忘。

唉！這多難的衆生，
何處又升起了漫天烽火？
愚頑的魔爪，
永遠幹着愚頑的勾當。

老屋

·林間·

新月和蔓草攀上牆頭，
枯枝猶可窺昔日繁華的圍園，
潮濕的青苔爬上石階，
呵！這欄杆扶過多少素手。

西風拂過剝落的窗櫺，
池塘的星映閃爍依舊，
猶可想見當年的兩行燭光引路，
女主人送客後仍頻頻回首。

而容顏與聲音都隨時光凋落，
銅鏡與琴弦也皆蝕鏽，
空餘屋邊的蟲叫鎖住院門，
呵！幾代的榮華，一朝枯朽。

情歌一束

·小丞·

讀了本刊第七十期高山青先生所介紹的「中國民間的情歌」，誠如編者所說，坦白率直，熱情奔放，遠非一般舞筆弄墨的艷詞情詩所能及，筆者實具有同感。中國廣土衆民，高先生雖未明白指出所介紹的情歌出自那一個區域，但細玩情歌的文字語調，似乎是屬於蘇州一帶的，因之使筆者聯帶想及蘇州的情歌。

蘇州情歌

蘇州的情歌又名「吳歌」，也是男女調情坦白的陳述，像七言絕句一般，每首都只有四句，故蘇州人稱爲「四句頭山歌」，有許多實是在是意味深長，值得人們咀嚼與回味。以吳歌而編成書的也有數種，如顧頡剛的「吳諺甲集」，其中就有幾首較爲突出的，茲謹介紹三首如下：

結識私情弗要慌，捉着了奸情奴承當。

拚得當官雙膝跪下從實說：「咬釘嚼鐵我偷郎。」

顧頡剛批道：「如此熱情，如此剛勇，真使人覺得一字一句裏都蘊藏着血淚。」

姐搭情哥郎睏在一橫頭，忽然雞叫已經到了五更頭。

世上官員只有欽天監第一無見識，閏年閏月爲啥勿閏五更頭。

因爲自己熱戀情人，而埋怨到欽天監的無識，不能風流，真可以說是想入非非，匪夷所思。

弗見情人心裏酸，用心摸擬也一般。

閉了眼睛望空親一個嘴，接連還叫一聲寶貝好心肝。

是痴情，又妙絕，情歌到此，真是入了化境。望空接吻，慰情聊勝於無，這應該是別開生面的。這種絕妙好詞的情歌，唱起來應該更是別有風情，曼妙悅耳。

客家情歌

除了蘇州情歌之外，客家情語也是很美妙的。藝術家李金髮是廣東梅縣人，特別對他的老家客家情歌感到興趣，他曾蒐集了客家人歌的精萃，編成「嶺東情歌」一冊，交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他常常喜

歡哼着的是：

柑子跌落古井中，一半浮來一半沉。

你要沉來沉到底，切莫浮起動郎心。

他認爲客家山歌是完全以「愛」和「情」做中心，這和現代都市青年談戀愛的形態一樣，但客家山歌早在百數十年前便有了。

還有打男女交道的情歌，如下面四首，唱時也許彼此並不相識，

但如你來我答，此唱彼和，不久便可以發生共鳴作用，而結成爲一對情侶。

男唱：

紙做鷄公唔曉啼，妹唱山歌來料涯。

亞哥好比鳳凰樣，南山飛過北山啼。

女唱：

山歌愛唱妹愛連，人無兩世在陽間。

人無兩世陽間在，花無百日在高山。

男唱：

桅竿頂上種苦瓜，苦瓜牽籬開百花。

一心都想去摘，有個胆量唔敢惹。

女唱：

山歌唔唱唔風流，猪肉唔煎唔出油。

梧桐葉落心唔死，唔同郎料心唔休。

註：「料」即玩耍的意思，「連」即相交的意思，「涯」即我的第一稱。

廣東情歌

明末廣東詩人屈大均即曾說過：「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語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艷，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

已。」
這樣的歌，大都是情歌，雖也夾入俗語俚詞，然而比喻暗示，極為深刻新穎，富有人情味，在今日看起來，實不失為民歌的上乘。所以，廣東的民間情歌，素來為人所推崇，搜集研究的人已經很多。屈大均如此看重粵歌，可見這淵源的由來已經很久了。

廣東古典的情歌，為人所稱道的，如詠夏日遇雲雨云：「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用晴雨之晴來喚起情郎之情，運用極為巧妙。另蜘蛛曲云：「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云：「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此處以蜘蛛結網所吐之絲，暗喻情人的相思。頭一首是借了蜘蛛夜間結網，詠出「夜間在暗中思想情郎」的雙關妙語，實在令人佩服。

所有情歌不盡都是歡樂私情之作，也有不少是悲苦和怨對諷刺的，因為中國民間向來就不少戀愛的悲劇。如「歲晚天寒郎不同，廚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這裏描摹少婦或情人的怨，借了長炭比喻「長嘆」，並有「相思成灰」的古意，可說運用得非常恰當。

又有「官人騎馬去林池，斬竿大竹織笊箕，笊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到，只剩空籠掛樹枝」。這是諷刺薄情郎，也就是俗語所謂「竹織鴨」和「酸薑竹」的。

還有自怨遲暮和婚嫁失時的，如「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為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梳橫髻是少女裝，可是為了貪風流不嫁，便不免引起別人的閒話了。

另有「大頭竹笋作三桎，咁好後生無置家，咁好早禾無入米，咁好攀枝無晾花」。則怨對之意，更溢於言表了。

西藏情歌

此外，遠在西藏佛教聖地，也盛行着唱情歌，這是達賴六世創作的。達賴六世是一個天賦浪漫不羈的人，雖是尊處「僧王」的地位，但却活潑天真，掩不住他的風流奔放。所以，他在後宮秘苑，時有幽默，深研佛學之外，對於兒女私情，未嘗忘懷。

達賴六世會有着浪漫的故事，因他曾戀着一個多情的女郎，大有如曼殊和尚所謂：「華嚴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愛我情」的景况，以致藏民非議，而教職亦因以見削。

達賴六世嘗創作不少的情歌，用詞淒麗，情意纏綿。紅甜居士會

把它譯成專集，題曰：「達賴六世情歌集」，體格為七言絕句，茲擇錄其四首如下：

一 心頭幻事影重重，化出佳人絕代容。
恰似東山山上月，輕輕走出最高峯。

二 青女欲來天氣涼，蒹葭和露曉蒼蒼。
黃蜂散盡花飛盡，怨殺無情一夜霜。

三 手寫瑤箋被雨淋，模糊點畫費探尋。
縱然減却書中字，難減情人一片心。

四 邂逅誰家一女郎，玉肌蘭氣鬱金香。
可憐璀璨松精石，不遇知音委路旁。

一 我念喇嘛客，百思不能記；
我不念情人，分別入夢寐。

二 情癡急相問，能否長相依？
伊言除死別，決不願生離。

三 我欲順伊心，佛法難兼顧；
我欲斷情絲，時伊呼負負。

四 最好不相見，免我長相戀；
最好不相知，免我長相念。

這種流行西藏的情歌，音韻婉轉，淒涼欲絕。後來還傳到西康各處，一般青年男女，都採用為交際歌舞的曲調。這個達賴六世創作的
情歌，遂成為千古的佳話了。

湖之戀

·文立陳·

他愛太平湖，更愛早晨的太平湖。

在晴朗的早晨，當溫暖的太陽打太平山頂探出頭來，那湖畔的景色是何等明朗，是何等清新。湖是平亮的，像一面光滑的明鏡；湖面印上天，無雲的蔚藍的天；湖面也有樹的倒影，靜悄悄地屹立的樹的倒影；也有屋，那紅的瓦白的牆的屋，高立在小山上的屋。這一切倒影，宛如幽夢裡的另一個世界，是那麼的迷人，是那麼的富有詩意。

在有薄霧的早晨，當山背的太陽遲遲沒有爬上來，太平湖浸沉在一片白茫茫的薄霧裡，青山、樹木、小橋、房舍……一切只剩下模糊的輪廓，景色愈加撩人。湖畔包裹在似夢的朦朧中，乃有了一種神秘之美。

當他來到這離開了二年的湖畔，當他沿着湖畔綠茵裡的小徑漫步，當他凝視湖畔一切，在這輕風微拂的清晨，心坎深處的一股愛流在澎湃。他禁不住心裡一次又一次低低地喚着：「美麗的太平湖，我永遠愛着妳！」

他是湖的孩子；他在湖畔長大；他小時會不止一次投在湖的懷裡，不止一次吮吸湖水。他是深深地愛着湖的；他曾向蒼天許願永遠伴着湖；但他却一度向湖告別，到一個沒有湖的地方；然後，在兩年後的今天，他才重又投到湖畔。他是帶着一顆幾乎破碎的心，離開這兒的，在二年前。

重對着湖，那一段在湖畔發生，湖之外的戀情，而已失去了的，又在他心幕如烟繚繞……讓時光倒流，讓時光停在二年前。

二年前，他就已愛上了湖；他更愛早晨的湖，那是晴朗的，或是薄霧瀰漫的。每天清晨，他總在湖畔流連，如果不是太陽升得很高，告訴他是上課的時候了，或不是天忽然變了色，下起大雨來，他是不會離開的。

有一位女孩子，也同他一樣愛着湖。每天清晨，她也上湖畔去。

他常去的地方，是一道小紅橋附近，他愛在那兒散步；有時，他站在小橋上，雙手支在橋欄上，凝視着平靜的湖面，作無邊的幻想。

那一位女孩子，好像也特別喜歡那道小紅橋。當她來到湖畔，要是沒有人佔據紅橋，她就高興地跑上來，站在那兒一味沉思。如果有人，她就在那附近徘徊，等着那人離開。而那人就是他，一個深愛着湖的青年。

他也是一樣，他更常站在橋上，當他知道那女孩子特別喜歡這座橋。

有時，他和她碰頭了，但誰也沒有招呼對方，只是兩人都微紅着臉。

他感到很奇怪：為甚麼一見到她臉頰就發燒？而且到時候她還沒來——他很奇怪地注意到她來的時候——他就有點不安，心中胡亂地猜測，她為甚麼還不來？而當他遠遠地看到她的身影從小徑拐角處出現時，他的心就跳起來；當她走近時，他趕忙掉轉頭，假裝沒有看她，他的心却莫名其妙地跳得愈加厲害。

一天一天地過去，他們天天見面，却沒有點一個頭，或說一句話。

直到有一天清晨，他來到站在橋上，不久他走下來，她就從另一端上去。

他在小徑上走着，忽然下意識地覺得剛才自己彷彿掉了甚麼東西在橋上，不由摸一摸衣袋，鋼筆不見了。他回過頭，猶豫了一會，然後走上橋去。

他在離開那女孩子較遠的地方找了一會，却找不到；當他直起彎下的身子時，他發見她站在他面前，臉上堆滿動人的笑容。

「這枝鋼筆，是你遺落的嗎？」

他接過她遞來的鋼筆，仔細看了看，便說：「哦！是的。」

跟着，他說了一聲「謝謝！」她漲紅着臉掉頭走了。

第二天，他們仍見了面，但兩人都只對對方笑了一笑。

第三天，當他們來到後，天忽然下起霏霏細雨來。這時他和她都站在橋上，他看看天，自言自語他說：「下雨了。」

「是的，下雨了。」她接上去。

「這種細雨，有許多人倒不討厭。」他鼓起勇氣，又說了一句話。

「我也很喜歡呢，不時下點小雨，倒別有一番風味。」她說得很美。

「哦！我……我也是。一下起細雨，空氣特別清新；尤其在湖畔，湖色愈是撩人。」

話匣一打開，話就說個不停。先從天氣說起，說到這個山城，又說起湖，結論是：他和他特別喜歡湖。

「喔，我們談了這許久，倒忘了請教妳的芳名呢！」他忽然想起說。

她說出她的名，問他的。

當他說出來，她有點驚奇地說：「你的名字我早在報刊上看到了，想不到是你，你的文章寫

得很好呢！」

「那……那裡，寫得實在不好！」他喃喃地說。

接着，他們又談起寫作問題，他知道她對寫作很感興趣。

細雨仍在天空飄着，他們的頭髮上都是雨水，於是各自離開了湖畔。

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年青人，有着夢一般的幻想。

她是一個熱情的少女，也有不少幻想。

他和她有共同的興趣：深愛着湖；而且不好動，只喜歡靜靜地沉思。

他和她有一致的理想：希望將來能在文化界服務。

理想與興趣織成一條線，把兩顆心連繫着。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和她以一對情人的姿態出現在湖畔。

他們坐在樹蔭下，鐵椅上。有時他將自己新寫成的詩唸給她聽，兩人推敲着合用的字眼；有時她朗誦名家的詩章，他閉目傾聽；有時……

他和他喝下愛情的醇酒，沉迷在甜夢裡；他和她彷彿站在幸福的最高峯，沒有人比他們更幸福了。

然而，晴天的一個霹靂，他們給驚醒了。他們從幸福的高峯跌下來，變成不幸的人。

她告訴他，她的父親知道了他們的事，嚴厲的責備她，假如她再跟他來往，將不准她走出家門一步，因為她的父親已替她找到合意的夫家。

她勸說她的父親，說這是婚姻自主的時代，她要自己找對象。她父親勃然大怒，更加嚴厲地訓斥她，使她哭了。

他怔愣住了，當聽到她的話。他不知如何是好，後來他決定去找她的父親談一談。他這樣決定，就這樣做了，可是他碰了一個大釘。她的父親板起鐵青的臉孔，厲聲地說：「真是不知自量的小子，你想你是甚麼人家，敢來跟我們程家攀

親？何況你在經濟上還未獨立，未見世面，去拿屎養女人！」

他想分辯，但他聲色俱厲地下了逐客令。他跟她偷偷地會面，他要她跟他走，他就可以出來工作了。但她却說：「你不是說過要進大學的嗎？你有着大好的前途，為我斷送掉太可惜了！」

「唉！你還是不了解我，爲了妳，我犧牲一切都不在乎。」

她想了想，她覺得自己對家還有點依戀，她離不開痛愛她的母親，她捨不得跟可愛的弟妹分別。

「揚！請你原諒我，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你的熱情，你的愛，我將永遠記在心裡。」

她就這樣離開了湖畔，她就這樣離開了他。他天天徘徊在湖畔，始終再見不到她。他的心幾乎破碎了，他流了不少淚。他不願再見這使他愉快、也使他悲哀的地方，就悄悄地離開湖畔，離開這山城，到那遙遠的地方去。

二年，二年過去了。他再抑不住對湖的愛，他又回到山城，回到湖畔。

他會深深地愛着湖，現在，他仍愛着湖，不減少一分。

雖則一經觸目湖畔的一草一木，回憶就引起他內心的悲愴，但他拋不掉對湖的一份愛，他捨不得離開湖，他依然天天在湖畔徘徊。

他是愛湖的，他尤愛晴朗的清晨的湖、薄霧瀰漫的早晨的湖、細雨紛紛的早晨的湖……

稿

約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雜感、隨筆、童話、遊記、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則請附寄原文。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則請預先加以聲明。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

●來稿務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以便連繫。至於筆名可聽便。

●請附退稿郵票。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預先聲明。

●來稿請寄新加坡實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

我看過「十誠」

· 東 祥 ·

「十誠」在新加坡國泰戲院放映了兩個月之後，目前正在吉隆坡奧迪安戲院上映，相信將來還會在聯邦各地輪流映出的。

我在新加坡國泰戲院看過這部片子一次，到現在印象猶新。我去看的原因，是由於我已看過新約中它的故事，還想從電影的具體表現中，得到一回新的印證。我去看的時候，是在我接到了幾封寄自中國大陸的家信之後，就不免增加了許多感觸。

「十誠」所表演的，是摩西怎樣領導那陷在古埃及王的虐待與仇視中的猶太民族逃出魔掌，顛沛流離達四十餘年，到底找得了有蜜糖與牛乳流着的樂土。我那幾封家信中所敘述的，是我的二弟君實，怎樣從安樂富饒的魚米之鄉，被下放到天寒地凍的山野，面對着不可知的艱險與歸宿。由於這兩個故事略具類似之點，所以，當我眼看「十誠」的一幕一幕上演之時，我的心魂却縈迴於君實下放所在的山水之間。

自從中國大陸「解放」之後，君實一直在江南某省的省政府中，做一個中級公務員。這八九年來，他曾經寫過幾十封信給我，敘述祖國輝煌的建設成績，並且常以教訓的口氣，要我輕視金錢與享受，「洗盡小資產階級的習氣，站到勞動大眾的中間」。他完全同情於中國大陸的執政者，他是比我左到十倍的左翼分子。

今年一月裏，我接連收到他兩封信，要我把他這幾年來他寫給我的信都寄還給他；他沒說明所以然之故，但在字裏行間，却掩飾不了他需要這些信之急迫，惟可恨我已把牠們一起遺失了。當時，我揣測也許他在「鳴放」期內，發表過所謂偏右的言論；後來進行「懲右」，他要索還那

些信去，好表明心迹吧？二月初旬，我寫信問他，以後卻沒有接到一個字。

惟在三月中旬，接到我父親的信，轉述在嘉峪關附近服務的我妹妹的報告，據稱君實於二月底遵照政府的命令，去到新疆極北的山野中，接受「勞動改造」了。他西行之時，曾在嘉峪關停留二小時，和我妹妹晤敘了一番；以後就跟古人出了玉門關那樣，沒有消息。

我立即用航空信向我妹妹詢問詳情，並請她火速探問君實的地址。四月十日，我從她的回信中，得到了他的地址。以後十天之內，我總共寄了三封航空信給他，直到現在都沒有接到他片紙隻字。只有五月裏，接到我父親的第二封信，說君實留在江南的妻子，也快要帶領她的一個十歲之下的兒子，到新疆去接受「勞動改造」了。但她並非到君實所在之處，而是到新疆中部與他相隔千餘里的一縣。我父親的這封信，使我得知君實夫婦的最後消息；到七月裏我看「十誠」的時候，還沒有從國內得到關於此事的其他消息。

我往國泰戲院去時，本已帶了一個沉重如鉛的心，不料看了以後，不但沒有替我解悶，却反增加了我的憂慮。

在這部片子的序幕裏，有一位美國紳士對觀眾致介紹詞時說：

「摩西的故事會令人考慮，到底個人應當僅僅做國家的財產呢？還是也應當有他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

後來故事演進之際，又屢借摩西的口，說出用意相同的話。例如埃及王被天災所迫，准許摩西領導猶太人出境之後，摩西在萬分愉快中曼聲唱道：

「去，去，讓我們扶老攜幼，牽男帶女，歡喜喜地同去，去到一塊自由的樂土。去，去，讓我們領着牛羊鷄鴨，帶了穀種和葡萄藤，且歌且舞地同去，去到一塊自由的樂土。以後我們將能關心我們自己耕耘所得的收穫，除了祈禱，不再呻吟……」

又如閉幕之前，那在荒原中流亡四十年的猶太民族，已經接受了摩西的十誠，由放蕩的生活轉為嚴肅。他們一邊浩浩蕩蕩地前進，一邊齊聲高歌着：

「讓我們宣揚自由；宣揚，宣揚，到凡有人烟的地方去宣揚……」

片中幕幕動人，但最為震撼我心的，却是埃及王奴役猶太人築城的情形，與摩西被放逐於沙漠中之後，走投無路的狀況。

築城之處，有無數猶太男女，在工頭的鞭打之下，像牛馬一般地勞動。幾百位打赤膊的男子，正在同拉着幾根粗於臂膀的繩，以轉移高大如樓的巨石。他們的筋肉都膨脹得要裂，皮膚都紅得發紫。有幾個人力竭聲嘶，忽然暈倒，就沒有蘇醒過來。其餘的人都咬牙切齒，眼裏冒烟，敢怒而不敢言。

有一個彪形大漢，不顧鞭打，敗下陣來，向他在近處做工的妻子索水。他喝完了一壺，還要一壺。他的妻子說道：「太多了呵！」他就拉直喉嚨，像喊冤一般狂吼道：「喝乾了尼羅河，也不能止我的渴呵！喝乾了尼羅河，也不能止我的渴呵！」

有一個滿身雞皮、僅着短褲的老年人，也敗下陣來，站在一個爛泥池裏，忽然眼閉頭垂，像樹在烈火之旁的一枝蠟燭般癱軟下去了。一個工

頭看見了，就揮動手中的皮條，對幾個壯漢以喝道：「拾去餵兀鷹呵！」這幾個人毫不驚駭，只像看見一條狗淹死了一般，從容地把那老年人拖出，「拾去餵兀鷹」了。

其時正與那幾根粗繩苦鬥的許多人，也因看慣了這一種慘劇，臉上絕無表情。他們引得看電影者注意的，只是他們光油油的裸露的上身。這光油油的是汗呢？是油呢？還是血呢？我想：是淋漓如雨，可怕如血的汗呵！是身體中積蓄的高熱溶解了脂肪，因而溢出的油呵！

我見了這些情形，思潮就甍起鵲落：

二弟「下放」之處，沒有工頭鞭扑，他也不像牛馬一般勞動不息，這都是我深信的。但是，大自然對人的虐待，也能像人對人的虐待那樣，嚴酷到不能忍受。不必說水土與飲食，單論氣候，已可怕了。祖國的夏季，還要比馬來亞熱，如上海與北京大暑時的天氣已經像個火爐，何況新疆北端的緯度又遠在北京之北。而新疆南部的吐魯番，不是已經說是，夏季裏警察局長坐在水缸裏辦公，牆上可以烙餅，沙土裏可以煨熟雞蛋嗎？

酷熱之後，馬上又是嚴寒。

呵！「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

……。」

呵！「輪台九月風吼怒，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呵！「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續無溫，墮指裂膚。」

那邊的緯度，大概與蘇武持節雪所在的貝加爾湖畔相近吧？大概與清初吳漢槎被流放所在的甯古塔相近吧？

呵！顧貞觀寫給吳漢槎的那首淒絕人寰的詞云：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冰與雪，周旋久，只絕塞苦寒難受！……」

呵！吳梅村寫贈吳漢槎的那首更淒而且厲的詩云：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蟻蟻……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

現今西北的情形，雖跟三百年前大不相同；但既是下放務農，必定住在草屋之中。在江南生長的人，怎能抵擋那從莫斯科擊逐拿破崙數十萬大軍的風雪之威呢？

築城的幾幕之後，又看到摩西已放逐到沙漠中的情形。起頭的幾幕中，千里平沙之外，還有丘陵起伏；但卻處處光禿，絕無河流。此時，那平日健碩如獅的摩西，也得抓牢一根高過頭頂的杖，彎腰駝背而行。後來丘陵沒有了，只餘灰白色的沙地，一片茫茫，四無邊際；摩西孤身隻影，恍如掉在大海之中。他一蹶一拐地走着，步步顛顛要倒；以他那樣一個平時英氣蓋世的人，也心灰意懶地歎道：「這樣地活着，倒反比死了可怕呵！」

二弟下放的地方不會是沙漠，他的生活也不會如摩西之艱苦，這也是我能相信的。但他以一個文弱書生，忽地丟開筆管，被充軍到萬里之外，做生平未嘗練習過的胼手胝足的工作，雖則他會拿「勞動改造」、「為國增產」等口號，時常替自己打氣，即使力不從心，還要日復一日，繼續掙扎。那跟摩西的飄泊苦海之中，又豈非大同

小異？

「十誠」富麗輝煌，熱鬧緊張，趣味之濃，是登峰造極的。雖是利用摩登的故事，以鼓勵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一種反共宣傳品，但却是一種成功的宣傳品，我看了它一遍，就中了它的毒了。不過，這種毒却並非所謂帝國主義之毒，而是它使得我冷靜思考之毒。

當我看完「十誠」，靜思之後，不禁生出下列的兩點意見：

第一，基本上講來，勞心與勞力，各有用處。倘若世界上未嘗有過勞力之人，勞力者雖有力而無可用之地。而且科學愈發達，則需要人類用力之處愈少；到了科學十分發達之時，也許一切胼手胝足的工作，都以機器代勞，勞心與勞力之間，就不再有顯著的分界線了。所以，這兩種勞動，原不是永遠對立的。

第二，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上，用「勞動改造」使白領階級體驗勞力之可貴，而消除其平素虛僞之心，原是正當的辦法；可是也得顧及水土、氣候、體力、積漸的訓練與改造時期之長短諸點。倘不顧時間之長短，而使勞心者終身勞力，則用非其材，不但犧牲了被改造者固有的本領，也浪費了國家往日對他所施的教育。至於水土、氣候、體力等項之必須顧及，理由十分明白，因為「勞動改造」既非虐待，就應當體念被改造者之是否力能勝任？如果被改造者前後所度之二種生活，其性質相差並不太遠，則忽然度其改造性之生活，倒還可以擔當。不過，要白領階級中人改做耕種的工作，那就非有積漸的訓練不可吧？例如游泳，本是一種健身運動，但一個平素未與波濤為伍者，怎能初次下水，就泳渡一段長距離呢？





物表

天下着雨，宋杰匆匆趕到戲院，已經是八點一刻了。

「怎麼這時候才來？瞧！還有三個字就要開場了。」經理見他遲到，板着脸說。

「對不起，對不起，只因我的孩子病了，所……」宋杰竭力忍住滿眶淚水，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來。

「你的孩子病了，就可不顧戲院的生意了嗎？經理死死地瞪着他，詞鋒尖酸而刻薄，一點饒人。

宋杰沒有回答他，木然坐在化妝台前，把一張乾乾的臉塗上油彩，扮成一個大花臉。

「喂！開鑼了，準備登場啦！」經理走過去對大伙計吩咐說。

「哦……哦……」宋杰一面漫應着，一面站了起來。

幕布拉開了，鑼聲也跟着響了。宋杰翻着跟斗滾出台前，觀眾們頓時發出一片笑聲。這時，他彷彿看見愁眉苦臉的妻子，彷彿看見骨瘦如柴的孩子，便不由自主地哭了，哭聲和笑聲溶合在這戲院裡。

散場後，宋杰待不及卸裝，便匆匆奔到經理室去。

「有什麼事嗎？」經理很不高興的問。

「我……我想，先預支一個月薪水……」宋杰期期艾艾地說。

「這怎麼可以，」經理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還有三天才到月……」

「經理先生，求你發個慈悲，我的孩子病得要死了。」

「你快走開，我沒時間跟你談這些。」宋杰回到家中，他的妻子便急着問：「怎麼樣？借到錢嗎？」

宋杰搖搖頭。

「那怎麼辦呢？」他妻子頓着腳，憂慮地說：「既然經理不肯借，你怎麼不向同事們想想法子呢？」

「他們也和我一樣窮呀！」宋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他們夫婦相對無言，望着牀上病危的孩子，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半夜的時候，孩子忽然哇哇哭了，呼吸也非常急促。宋杰知道這是急驚風，很危險，急急奪門奔了出去。

不一會，宋杰已帶來一位專治驚風的醫生。那醫生走過去，輕輕掀動孩子的眼皮，不禁一楞，回頭對宋杰說：「已經死了。」

「什麼？死了！」

宋杰像被一根木棒重重一打，整個腦子頓時昏昏沉沉。半晌，他才清醒過來，猛然撲了過去，抱住僵直的孩子放聲大哭起來。

X X X

一天，宋杰參加排演一齣新劇之後，邀了老張到家裡去聊天。這老張是個過了氣的名伶，現在年紀大了，靠說說戲混口飯吃。

宋杰走在老張前面，快到家門口時，看見大的孩子手舞足蹈，哼唱戲詞，模倣他在戲台上的樣子。

「小牛！」宋杰臉帶愠色地走過去，一掌打在那小小的後腦上，忿然道：「我屢次叫你不要唱戲，你為什麼老不聽？」

小牛看到父親的不快神色，哭了。

老張看到這樣的情形，忙走過去勸道：「好了，好了，這又何必發脾氣呢？」

「唉！怪我當初瞎了眼，幹上了這一行，才弄得不死不活，現在我可不能再讓下一代去受苦啦！」

「宋大哥，這世界並不會常常都是冬天，過了冬天，春天也就跟着將臨了。」

「噫！我老了，不中用了，誰還有興趣欣賞我的戲？」

「別要這樣說，你雖已老了，但你的藝術並不老呀！」

「藝術？哼！」宋杰冷笑了一聲，十分氣憤地說：「就是藝術害了我，才落得今天這樣的下場。」

「宋大哥，你這樣的想法全錯了。別小看我們老不中用，其實沒有我們的相配，花旦小生也失去了光彩。所謂『牡丹雖美，也得綠葉扶持』，沒有我們的存在，他們那些大老倌還演得精彩嗎？」老張的話頓了一頓，把小牛拉到自己的懷裡，繼續說道：「何況小牛也確是可造之材，只要他有學戲的志願，我相信他一定會成爲一個好演員的！」

宋杰聽了老張的話，反着手在房中走來走去，想了好大一會，終於說道：「你的話當然也有道理，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就叫小牛拜在你的門下吧！」

小牛忙接過去，跪在張老前輩的跟前，叩了幾個頭。

「好了，好了，大家自己人嘛，何必一定要

來這一套……」老張收了這麼一個徒弟，真樂得心花怒放。

小牛是個聰明的孩子，不上幾個月，已學會了好幾齣戲。

但這幾個月來，宋杰一直瘦弱下去，再加上營養不足，精神痛苦，終於病倒了。

這天，老張和幾位同事來探望宋杰的病。

「宋大哥，這點是大家對你的一點敬意，請別介意收下！」老張從袋中掏出一疊鈔票，送到宋杰那枯乾的手裏。

宋杰望着這些多年相依的老同伴，不禁感動得掉下兩行辛酸淚來。

「你們待我實在太好了，真不知叫我怎樣來報答？」

「我們是老知交，還說什麼報答不報答。」老張爽直地說：「不過，你往後的日子怎麼辦呢？」

「唉！那祇好聽天由命了。」

「照我看，還是讓小牛登台吧！」

「小牛年紀還小，舞台經驗又缺乏……」

「小牛的進步很快，現已學會了好幾齣戲，我看先讓他露臉再說。」

「既然如此，我就讓小牛去獻醜了，希望你多多在旁指導。」

「那當然！」老張欣然答應了。

一星期後，戲院外面掛出一幅大廣告，上面寫着：「神童宋小龍今晚登台領銜主演『紅孩兒大鬧天宮』。」

宋杰爲了小牛第一次粉墨登場，也抱病前來觀看。當他發現全院滿座，台下觀眾擠得水洩不通時，禁不住感嘆地說：「畢竟是新生的一代有用，我已衰老了，像天上一顆模糊的星，黯淡無

光。」

接着，宋杰走到後台，看到兒子正在化妝，經理在一旁發出得意的微笑。

「經理！」宋杰走過去，恭敬的叫了一聲。

「哦！是宋大哥嗎？」經理聽到有人喚他，忙回頭一看，見是宋杰，忽然改變了往常的態度，拍着他的肩膀說：「真料不到，你養了一個才藝雙絕的好孩子。瞧！今晚買個滿座，又賺大錢了。」

宋杰聽到經理這一說，心裡不禁涼了半截。藝術是用來當商品的嗎？當戲子的豈不變成了貨物？當他正想得入神之際，突然被一陣鼓聲驚醒，他知道是開場的時候了。於是，他立刻跑到幕旁，屏住氣看着布幕拉開。鼓聲愈敲愈急，戲子

們打的打，翻的翻，最後是小牛上台了。他雙手握住一枝長矛，神氣活現地在台上耍弄着，有時打到精彩處，還特地多翻幾個跟斗，台下頓時響起一片熱烈的鼓掌聲。

小牛打了第一會合，跟着演第二會合。他敏捷地跳上一張桌子，表演一個空中翻跟斗，那知一不小心，頭往下墜，整個人跌在台上，昏迷過去了。

場面上看見情勢不對，忙把幕布拉上。這時，宋杰也顧不了許多，奔了過去，抱起昏厥的孩子，大聲喊道：「小牛，小牛，你醒醒……」

「宋大哥，千萬別慌張，鎮靜點……」宋杰抬起頭，忽然覺得整間戲院在不停地轉動，也昏倒了。

近年來，儘管鋼骨水泥的建築物不斷出現，代替了無數容易惹火的亞答屋，而亞答始終還是窮人蓋屋的好材料，爲馬來亞甘榜的一種特徵。

亞答的種類有二，就是水亞答和碩莪亞答。水亞答又叫「亞答仔」，多生長在通海的河沿爛泥裡。枝葉同椰葉無異，但直立地擴大地盤，不會長高起來。它的果實好像一個大黃梨，由五十顆以上的種子集合成球狀。種子的外皮赤褐色，厚而有纖維，果肉雪白，略小於鴿子卵，嫩時可食，俗稱「亞答枳」。當它的種子成熟後，便會自動脫落，隨水飄泊。如果我們要種植，可將種子埋在河沿的爛泥裡，每顆相距五尺最爲適宜。至於它的葉子既短且薄，而又容易生蛀虫，要是拿它來蓋屋，每隔三年就必須更換一次。

碩莪亞答又叫「大亞答」或「紅葉亞答」，多生長於水田間和低窪的地帶。由於它的枝葉更像椰葉，且又能長高起來，乍看之下，往往會以爲是好幾棵椰樹長在一起。不過它沒有果實，它的繁殖好像香蕉和芋頭一樣，是在頭部生出幼芽，我們將幼芽移開種之即可。說到它的葉比水亞答約長二分一，質硬且厚，不容易生蛀虫，其耐用倍於水亞答不止。它的幹可磨成屑做家的飼料，若沖洗成粉，則可做「碩莪米」。

通常，不管是水亞答和碩莪亞答，當葉已長成很大，即可割取，但還要有骨枝和藤皮，才能編織成一片片六尺長的亞答。

如果是編織水亞答，其骨枝和藤皮，可以葉幹和幹皮劈成；但欲編織碩莪亞答，那就非入山砍伐一種生滿刺的灌木——招樣，來劈成半吋見方的骨枝不可，同時還要用藤皮和竹片做助力呢！

馬來甘榜的亞答

· 華 榮 何 ·

坎提伯里的瞻禮者喬叟

D·L·湯瑪斯著 力匡譯

整個倫敦都被強迫出來歡迎凱旋的隊伍了。

通到坎提伯里去的大路排滿了歡欣的群眾，因為法國已在波亞提一役被擊敗，黑王子甚至把法國國王當作囚徒帶回倫敦來。不列顛的國民熱情從未如此強烈地喚醒過，每個英國人的身上都披上了光榮——那些武士是在馬背上作戰過的，那些武裝的平民帶着他們的長弓，商人們曾經在財政上支持了這次遠征，而那些妻子與母親們，當她們的男人海外作戰的時候，她們也曾經如此英勇地盡了婦人在家內的責任了。

好幾天以來，倫敦就在狂熱地準備一個盛大的歡迎，現在這偉大的一刻是降臨了。所有「基爾特」的會員都穿起了他們的制服——織工們、染工們和木匠們，全都穿着絲的外套和配起了銀的短劍，參加了巡行的隊伍；而他們的妻子、情婦和兒子，也都拚命想在衣服的鮮艷上勝過別人。有些一把鬍子的老頭們，簡直就給那些少女們的荒謬絕倫的服裝嚇壞了，他們更輕蔑地指指點點那些穿着更荒唐的華服的貴婦，當她們騎在披上華麗的馬衣的良馬，神氣十足地經過的時候。「我的天，倫敦的女人是太愛好打扮了啊！」有一個老頭兒對另一個老頭兒叫喊着說。

但那老傢伙的聲音是被一陣群眾的歡呼所淹沒了，因為巡行的隊伍來到了——整個倫敦的武士騎在馬上，後面跟着列隊的戰士和弓箭手們。然後就看到法國的加斯康的貴族們，伴着那騎在一匹白馬上的不快活的法國國王。走在這俘虜的旁邊，英勇的英國黑王子，也騎着一匹穩重的小

黑馬過來，這真是壯觀極了。

在這個典禮中最令人注目的觀眾，便是黑王子的弟弟李安納，和他的可愛的妻子，伊莉莎伯伯爵夫人。在她的隨從隊伍裡，有一個叫做喬叟的好看的小傢伙，穿着一條紅黑相間的馬褲，和披着一件紅色的短斗篷，站在那隊年幼的隨從當中。喬叟的年青的心興奮地跳動着，他為能站在他的夫人的身邊覺得驕傲，他向着那些好看的巡行中的馬匹起勁地叫喊和吹着口哨。在一個作爲伊莉莎伯伯爵夫人的隨從的孩子，這真是一個愉快的時光。首先，一個熱烈的聖喬治節的慶祝開始了，在這個節日，伯爵夫人花了三先令和六個便士，買了一件嶄新的制服給他。然後又是一個遍歷溫莎堡、活士特堡和哈德菲堡的巡禮。呀！倫敦像一個展覽會，生命是一個刺激的節日。在喬叟的心裡，他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能够跟在巡行隊伍的後面，走遍了整個坎提伯里。

二

但法國是一個倔強的國家，她拒絕遵守她的協約。雖然她的被俘虜的國王，由於濃厚的鄉愁，答應了割讓英國所勒索的任何數量的法國土地。然而在巴黎的法國的大臣們，確知自己並沒有作英國囚犯的危險，堅決地拒絕作任何他們王國的土地的割讓。黑王子氣憤地痛罵了：難道法蘭西竟然忘記了波亞提之役了嗎？他立刻組織一個遠征的隊伍，這將會給那些不聽話的法國人以一個更可怖的打擊。每一個肢體強壯的英國人都參加了那廣大的軍隊，這隊伍在多佛集中準備去作

侵略的遠征。

「上帝和聖喬治保佑英國！」六千輛載運軍隊給養的車子被載運渡過海峽——手磨是用來磨穀子的，烘爐是爲了烘麵包的，獵鷹和獵狗是供國王打獵用的，因爲那些圍城的歲月是沉悶極了。喬叟的眼睛發亮了，只在那次倫敦城的偉大的遊行的兩年之後，如今他已在法國的海岸作戰。上帝啊！請讓他的國王到達利茨，和被加冕爲法國國王，一如他已是英國的統治者一樣。他們向着海邊的蒙特里奧前進，直到波隆納的南方。他靦腆地進入了一個大教堂，去爲他的國王的成功而祈禱。那是一座巨大的石頭的建築物，有着拱門、玫瑰色的窗子、和用飛柱支撐的圓穹。這所哥德式的教堂，真是一座真正的美麗的上帝的創造物。而這神聖的建築物，就是由那些他準備在戰事中把他們都殺掉的法國人建造的。在一個又一個村莊，他看到那些法國的小孩和老婦，全現出恐怖的神色，窺視着這些英國的武士和弓箭手們，他們正走在長長的輜重隊的前頭。他特別記得一個十歲的男孩子的大大的驚訝的眼睛。他開始爲他自己覺得羞愧了。他有甚麼值得驕傲的呢？他所征服的土地是他所從未見過的，對這裡的人民，他也只有如此微小的了解。

在冬季的冰雪中，英國人終於到達了利茨城的前面，立刻就開始了圍城的工作。一個個的糧食徵發小隊，被派到遠遠的地區，去劫掠所需的補給糧食。在一次的劫掠中，喬叟被法國人包圍，被捉到了關進利茨的獄裡。他快活地徘徊着，他被那些在利茨大教堂裡的花崗石和大理石的雕像迷惑了。在英國，在宮廷的圈子裡的人們是說法國話的，但是他們從未了解法國藝術的靈魂。英國人從未模塑過像如此的建築學上的夢想。一個青年人真是應該去作一個軍人，和旅行過其他的國家，才能完成他對美的欣賞能力。

當喬叟後來終於被釋放的時候，他回倫敦去了。他的腦袋裡充滿了對利茨的印象，在一個

軍人來說，這真是一件奇異的收穫。

三

伊莉莎伯伯爵夫人由她的英國的伊甸到另一個天堂去，喬叟發現自己服役的責任是已被解除了。但這期間並不太久，他年幼時的一個好友約翰，繼承了巨大的蘭加斯特公國的領地，變成了全英國最富有的人。有了一個如此顯赫的朋友，於是喬叟再次成爲宮庭的一員，他被任命爲國王的非正式的宮庭詩人。這是非常適合喬叟的傳統的，因爲幾代以來他的祖先都是替皇家的宴會供應美酒的，如今他也被召喚去使國王的宴會更有生氣——用他的詩歌的醇釀。

由於他天生的在外交上的手腕和智慧，國王立刻邀請他參與宮庭裡的秘密會議。很久以後，喬叟發現他已成爲老手——在政治棋手對奕的國際陰謀糾紛的棋局裡頭。

國王派他跟一個外交使節團到熱內亞去，又一次，他發現自己又在外國的土地替祖國服務了。而且，他內裡的詩人的氣質再次出來，通過了這成人的面具，他窺看着外面的世界。因爲在意大利，陷在國王和總督們的計謀與反間計的糾纏當中，他却發現了喬托的壁畫和但丁的詩。意大利就像是古希臘的再生。照耀在半島上的星星，保留了藝術上的日出和光明，這將會照亮了由政治的陰謀所造的黑夜。

但雖然陷在對意大利的藝術的熱情裡，這年輕的詩人外交家並沒有忘記了他的政治使命。當把這使命滿意地完成以後，他回去謁見他的國王，和接受賜給他的三重獎賞——他得到了一個倫敦海關的職務，一所免費的在雅機的住宅，和每天由御廚的酒窖供應他一瓶美酒，爲了「使他的家屬振作精神」。

這是新的榮譽，但跟着也來了新的煩惱。他一個浪費無度的女人非力巴結了婚，她努力驅迫他要他「保持高貴」。他不得不把所有他掙來

的金錢，全都傾入她的慾望的無底的漏斗。

雖然他的妻子的需求常使他分心，但他仍然有充份的時間獻給他的情婦——藝術之女神。他寫作一些描寫冒險行爲的羅曼斯故事，和大聲地把它朗誦出來，當宮廷的宴會已變得無拘無束，當火炬紅紅的火光正照在那些貂裘和天鵝絨的衣服上頭。

而他是並不滿意的，因爲一個詩人應該常常在探索真理，而他所得的除了真理的「外面的裝飾」之外就沒有甚麼了。他只得到了那些華麗的色彩和空想的形式。他的詩是沒有真實內容的，一如他如此美麗地描寫了的在仙境的霧與虹的造物，也並非真實的存在。他本來生活在一個空虛的夢境。

他常常因爲公務出外旅行，當他催趕着他的馬沿着大路奔跑時，他有充份的時間從事思想。五月，他最喜歡在公路上漫遊，那清新而葱綠的倫敦的風景，深深地進入了他真正的靈魂。這平凡的美，比起他所描寫的羅曼史，實有更多的魔力。他寫那些精巧的「用韻文寫的小調、歌謠和書」已經够多，今後倫敦的美將是他的作品的主題了。

四

一天，喬叟坐在他的書桌前，這就在他家的圖書室的樓上，有一道螺旋形的石級引到他這個房間。旁邊的書架上放着一百多本拉丁文和法文的書。他必須停止作夢想而回到現實的事務來。他也沒有打瞌睡的時間，因爲他的妻弟正在桌子另一頭噲噲不斷地和他談話：「古老的騎士的日子是過去了。農奴們紛紛背棄了他們的主人。百姓們湧進城市裡去，基爾特的會員人數越來越多……」喬叟的頭半昏睡地點着，那些語句他聽來全變成了不連續的斷片，就像隔開了一重濃霧。「擾亂者……荒謬的對工資的要求……自由的地主們聚集起來組成了一個國會……」喬叟竭力想

保持一刻清醒。「國會……」他細聲地對自己說。

那些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組成的國會——就像鳥一樣自由——一個由鳥組成的國會……「這是多精采的詩的主題」。設想那些鳥兒們正被召集來開一個童話裡的會議，這包括麻雀、孔雀、烏鴉、鸚鵡和水鳥，「又熱又吃得飽飽的」。他們正被召集來作一次判決——一隻雌鷹被三隻牠的粗野的同類雄鷹向她求婚……他繼續他的夢想，當他的妻弟仍在滔滔不絕地談着：「提拉和他的黨徒……向着倫敦塔去，——騷動着反對繳納人頭稅，——一個罪惡的時代。唉！喬叟，命定的日子來了。」這個日子？喬叟再次搖他的頭以驅除睡意。啊！這是聖華倫丁的節日，所有的羽毛族的生物全尖叫着發洩他們的感情，在這個雌鷹的求婚儀式裡。現在，一頭鵝突然衝了進來，提出她的解決方法，但她的提議被一頭鷹漂亮地拒絕了，大家全吵鬧着……

但就在下面的街道上，有着一場真正的喧吵，那些土地被掠奪了的農民衝破了束縛，群眾們起來反對國王了。喬叟的驚懼的妻子，懷裡抱着孩子，進來打斷了他的沉思。她叫着：「我們完了，羣衆武裝起來了。」

想着暴動、掠奪、謀殺。喬叟的心被他對叛徒們的同情和對國王的效忠所分裂了。他去聽一個叛徒的領袖、干德郡的牧師、威克里夫的滔滔不絕的演講：「我的好朋友们，倫敦的情形糟極了，除非讓一切都掌握在百姓的手裡，否則決沒有希望——將來會既無奴隸也沒有領主，一切的歧異將會變爲平等……」

於是，喬叟自己的聲音對他說了：「喬叟，你的一切都是國王賜給你的——你的生命、你的階級、你的財產、你的榮譽、你的義務、你的一切一切。你是屬於那古老的王朝的；你是它的文化、它的心靈、以至它的謬誤。你已經把這輝煌的夢進行了一個世代了，別讓它在這粗野的現實裡醒來。」

那些貴族們終於壓平了這次叛亂，而喬叟仍然忠心地替他的國王服務着。他常常騎馬到一家在南威克的兼營酒吧的旅店，當他每天做完了他在倫敦的事務之後，他常常自己在這小旅店的一個角落坐着。他是一個極端緘默的人，常常被自己的思想所佔據了。在一個五月的傍晚，當他同樣地在他的角落裡冥想，一羣人喧鬧地走進旅店來了。「這一定是坎提伯里的進香客，」喬叟想，「在去瞻仰聖湯瑪斯的光輝的路上，停下來休息一個晚上。」看着那麼多英國社會的不同階層混合起來，一同去作這「美麗的五月」的巡禮，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這裡有着：平民、學者、托鉢僧、醫生、牧師、莊稼漢、水手、飯館跑堂的、律師、商人和僧侶們，都坐在這酒店裡，交換着彼此的故事和諧謔。在他們中間的友誼，除了在這間英國古老旅店之外，決不會在別處發現的。喬叟計算着，這個去瞻禮的隊伍一共有二十九人之多。

旅館的主人是一個有趣的傢伙，一張胖胖的臉，和一副响亮的嗓子，叫嚷起來時就像一陣雷聲般殷然震過天花板上的橫樑。他在說話，他對着一個坐在桌前的修女微笑，那是一個端莊的修女，帶着優雅的法國的口音。一個看來是脾氣很壞的商人，有着兩撇鬍子，戴着一頂法蘭德爾出產的獺皮帽，正熱誠地和他的鄰座談及他的商船和他在海那邊的「羊毛產地」。在桌子的另一頭是一個學者，他正得意地敘述他以前如何在馬上和人們比槍，和計算被他刺死的人一共有多少，使聽者都目瞪口呆。「我從來也沒聽見過那麼優秀的一羣。」店主叫着，他轉過去對一個莊嚴的武士說——他正在慢慢地呷着他杯裡的啤酒——「你是剛由戰場歸來的呢？」

「我是常從這一個或另一個戰場回來，我的店主，」那武士回答，「我為我的信仰，曾在許多基督教的與異端的土地作戰過——在亞歷山大、土耳其、普魯士、法蘭西、立陶宛和西班牙。現在，我正在兩次戰爭的空隙的悠閒時刻，我參與這次坎提伯里的瞻禮。」

喬叟看着那武士，看看他的緊身上衣，古老的武士時代是披新的貿易時代所取代了，生命是一個被那永不息的風所攪動的海洋，新的風，新的波浪——但永遠是同樣的絕不屈服的絕不改變的海。喬叟把他的注意，由這武士轉到另外一個客人去。一個修士，他的眼睛明亮得像在寒冷的夜裡的星星。「我是一個快樂而又重要的傢伙，」那修士唱，唱得比他的啤酒還糟，「在牧師當中，像我那麼快活的從未有過。」

喬叟聽着這修士唱而且笑了：「一個聽懺悔的神父，」他冥想，「又是一個魔鬼的兒子。」

而那修士，就像看出了這詩人的沉默的思想似的，他慇懃地回答：「我是由教皇親自批准了的，我可以替任何人聽取他們的懺悔，只要他們付給規定的價錢。」

那個修女對他皺了皺眉，然後她專心去對付她的晚餐。她優雅地「用她的指頭蘸着醬油」小心心的不讓一塊食物的碎片由她的嘴裡溜掉。喬叟有趣地望着她裝腔作勢的樣子。她看來如此神經質，如此靦腆，如此溫文——就像如果她一看見一隻受傷的耗子，她的心就會碎了似的。

這時，別的客人已在享樂起來了，他們在滿滿的酒杯的叮噹響聲裡，快活地說着相關話、嘲謔、和彼此開着玩笑。一個磨坊主，有一把就像狐狸的紅鬍子，鼻尖有一顆疣，他的嘴巴潤得就像爐子，他正在滔滔不絕地對一個披着舊斗篷的青年說話：「來，來，我的朋友。由你的外表，我看得出你一定是一個有學問的人。」

「你說對了，我是一個哲學家。」然後，他露出一絲苦笑，「我的財富的範圍是在學問上的，而不是在金錢上的。」

「你的肚子，我敢說，一定是常挨餓的。」

「我可以養活你，朋友！」一個小地主自告奮勇地說，他有一把剛剛和他的紅臉相反的雪白的鬍子。「你應該見識我的食物室，我的家，那裏一本教科書也沒有，只有大量的食物和酒。」

「和我們一起吧。」那磨坊主大叫，「我們會使你變成一個伊壁鳩魯的兒子。」

「而且給你一個苦痛的肉體，以加上你本來的哲學上的煩惱。」那個學者插着嘴說。

談話就這樣你說我說的來來回回，就像那在變戲法的手裡拋來拋去的花花綠綠的球。現在，一個快活的青年的胖婦也來參加，立刻就變成了圈子的中心。她穿一雙紅襪子和一件黃色的圍巾。她的頭上披了一條大頭巾，看來差不多有十磅重。那磨坊主在她耳邊細聲說點甚麼，於是她的臉立刻比她的襪子更紅，她張開了嘴嘻嘻地笑，露出了她的牙齒的一個巨大的缺口。「是的，我的好鄉親！」她說，她與其說是對磨坊主講話，不如說是對全體說。「由十二歲起到現在，我一共嫁了五個丈夫。而現在，我正在找第六個……上帝吩咐我們全體要長大和繁殖，我忠誠地聽從他的吩咐，當我在說到愛時我是憑藉最高的權威來說的……我已經把五個男人送進墳墓了，願上帝憐憫他們的靈魂。」

一個有亞麻色頭髮的青年站起來說：「聖母呀，你給了我一個多大的啓示，我本來正想找一個老婆……」

這晚愉快地消磨着，已是進香者休息的時候了，因為他們都想第二天大清早就起來趕路的。當這班進香客由桌上站起，那店主提議說：「好朋友們，」他說，「你們明天早上將開始一段長長的旅程，我向你們建議一個比賽，讓你們每個人都說兩個去坎提伯里時遇到的故事，再說兩個你們由坎提伯里回來的故事。不管那一個人的故事，如果被大家認為是最好的，等他回來時，塔巴旅店將給他以免費的食宿招待。」

大家高聲地一同贊成，然後那就去睡了。

無言之美

· 江 上 秋 ·

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當我閉口時覺得充實，張開口時就感到空虛。」

真的，沉默是一件至寶。在沉默中，我充份地觀察出宇宙的真相，領略到宇宙的美之境界。

× × ×

我愛我自己沉默，也愛沉默的東西。

我愛少女的靜嫻的舉動，愛她甜睡中的面容，更愛她低首思索與幻想時沉默的樣子。

我愛天空中默默變幻的雲彩，原野上輕輕搖曳的芳草，微光中悄悄閃爍着的小花。啊！大自然原是無比的靜穆，也是無比的美妙。

× × ×

誠如詩人勒朗寧所說：「你看偉大美麗的宇宙，是那麼沉默，你說了這些話算什麼？」

宇宙間一切的美與靜，似乎都存着一種神秘的潛力。

× × ×

在沉默中，我曾幻想出千萬種美麗的形象，但當無情的聲響劃破了幻想的薄紗，那所有的形象也就隨之而去了。

在沉默中，我打開了智慧之窗簾，吸取宇宙中的精髓。當我沉默地對着你，我的靈魂就接近了你的靈魂，而化爲一體。

× × ×

多少的偉大人物，在沉默中得到啓示。

多少的詩人，在沉默中創造出不朽的詩篇。

多少的哲學家，在沉默中完成了那獨有的思想體系。

多少戀愛中的人兒，在沉默中瞭解了對方真純的愛，讓心與心緊貼在一起。

× × ×

沉默是一種幸福，因爲「禍從口出」；但同時「沉默也是最佳的反抗」，對無理的強暴，最好報之以倔強的沉默。所以，沉默不是投降，而是抗議，是準備。

× × ×

「置之一笑」的沉默，是中國人的一種處世哲學，以反擊無根謠言的詛害。

× × ×

沉默並不是啞叭，也不是孤獨的板起面孔；而是多作有用的思想，少說廢話。

喬叟張開了他的眼睛，他的周圍沒有別人，他因爲飲了酒剛在這角落裡打了一個瞌睡，他幻想中的塔巴旅店和那些人物全消失了。他在夢中看見的客店主人，却正在弄熄那些燭台。喬叟費力地站了起來。「我真是猜不到，」他在低語，「那些進香者回來時會說些甚麼故事呢？」

那店主轉過來，他的臉上有一個滑稽的表情。「你在說甚麼？先生！」

「哦！」喬叟微笑地回答：「坎提伯里的故事。」

六

當「坎提伯里的故事」這本書印了出來，喬

叟的「英國文學之父」的聲譽立刻確立了。也許以後有時他的錢袋會是空空的，但他的生命自此永遠充實，自此永遠發出光彩。他給了他祖國的語言以新的音樂性，他給了他的鄉土以新的魔力。由於他的魔法的筆的力量，英國的語言和英國的景物從此永存不朽，永遠「比五月的花還要鮮美。」

而自此英國的老百姓，永遠和那些不朽的生命一起呼吸，永遠和那些不朽的生命一起歌唱。這就是「坎提伯里的故事」的魔法——這現代世界的清晨之歌……

以後，喬叟隨時都準備好了離開這「生命的客店」，去開始他的瞻禮旅程，只是有時他仍心

存懷疑，是否他走着的正是那走向神聖的光的途徑。

我一千次了聽到別人的告訴
天堂是快樂的
地獄只有痛苦
我也認爲應該如此

我對這一點本來沒有懷疑
然而我在這世上遇到的有生命的存在
并沒有一個曾從天堂或者地獄歸來
但是當離開的黎明時刻宣告到來，他却已準備好了：「去向前，去巡禮，無畏地走進這光明的早晨！」

鬥爭

原上草

許先生不是本地人，但流落在這個山城裏也有十把年光景。十把年的歷史，足夠給許先生認識透了當地的人情事物，而在行動上和言論上也已和當地人同化，一些外地人決不懷疑到他跟流落兩個字有什麼相干，要是他自己不沉痛地提起的話。

直到今天，許先生決不隱瞞他流落的事實，不然在十把年前的史蹟容易給人忽略，認定許先生不過是普普通通一個靠天吃飯的朋友罷了。因此，他總忘不了提醒人家以前他是怎樣怎樣一個人物，雖然並不十分了不起，總算也賺過大把錢。錢奠定了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一時的名流賢達誰不會跟他稱兄道弟？完了！兩顆眼珠在永不會離過鼻樑的近視眼鏡眨幾眨，他實在做夢也未想到有今天。

十把年前的許先生，據稱是一名出色的鑛家，當日追尋鑛脈追到這裏，人也一併貼在這裏。一個小山城竟能把他乖乖地貼住，無疑正是跑上霉運的時候，誰又敢保證許先生不是特為逃避債務而來呢？總之那時候的他已經不很得意，以鑛家的身份幹了一趟某個「千得力」

的小財庫，「千得力」場合，他也跟着場合，一直到相依為命的年輕太太跟人溜了為止，老滾正正當當幹過一輪差事。貧窮專惹來疾病，同時他可不再年青，從前太過荒唐形成今天腳軟的奇症，要命還是那烏米，常常給弄得打公立醫院裏進進出出的就是那烏米問題。

現在的許先生袋裏難得放上錢，跟他稱兄道弟的一些名流賢達老早不認得他。然而，許先生可忘不了他們呢，有需要時立刻伏案作書，一封信一封信發出去，內容充滿了希望的好話。不知是收信人看了隨手丟進紙裏，還是乾脆沒人收，十有八九有如石沉大海，極少機會得着寶貴的回音。沒辦法時找尋辦法，許先生動了宗親的腦筋，四處打聽稍具名望的宗親住址，照樣把希望的好話寄出去，成績不全落空，倒也差強人意。許先生的主要工作，除了忙寫信，就是把整日時間花費在本地的同鄉會所裏：寫信在這裏，彈琴拉絃在這裏，看人打牌在這裏，撈多少兒生活費也是在這裏。

在同鄉會裏，打會長以下的負責人員，都似乎有點瞧得起落魄的

許先生。許先生幼讀詩書，會掉幾下書袋子，正好合上老會長的嗜好。「許先生是本地唯一的才子，不幸是他的病……」會長嘆着氣，順手從衣袋裏掏出塊兒七八的塞在他的手心裏。會長既然賞臉，下屬那能不另眼相看？許先生一邊彎腰鞠躬，一邊挺胸突肚，明討暗索，憑他目前的境遇和特殊背景，沒有人敢稍有微辭，對他表示不滿的。不幸他還不能十分得意，經常顧得烏米顧不了白米，長日鼻涕冷汗糊了滿臉，老在疾病狀態裏。

同鄉會既和許先生有上普通不同的密切關係，飲水思源，那他能不對老會長表示好感，表示衷心的尊敬，一百巴仙以老會長的立場為立場。在他是一種感恩的報答，滲上可以繼續要求接濟的意味。在老會長眼裏，覺得「才子」常在自兒七八並不很冤枉。因為有塊兒七八得到手，許先生覺得有跟那個結成兄弟的義務，只要一方向吐露出意思。

十把年的光陰轉瞬過去了，許

先生的生活狀況不見有絲毫好轉的痕跡，這叫他感到痛心；更大的悲痛，還是知心的老會長忽地垮了台，讓一批新的人物把持了同鄉會。最初，許先生是以驚愕的眼光看那天翻地覆般的變動，三番四次親上老會長的家中探問實際情形，一面悲憤填膺，歷陳這是會衆的重大失策。「狡兔死，走狗烹。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呱呱叫得幾間屋的人都聽見。老會長給激動到差點老淚直流，趕緊從袋裏摸出塊兒七八塞過去，順便握住他的細而冷的手指頭，抖着聲音說：「許先生，你我不算是外人，假如我還想幹一幹的話，我總還有把握上台的。」

「誰說不是呢，」許先生眼睛看着鈔票，答道：「三歲孩兒也想到，你老還有意，他們別夢想，我敢包！」

當他第四次上門，老會長避不見面，傳達出的是昨晚有事過埠去，十日半月以前別再來，他有點沮喪了。

那悲憤填膺的日子總算已經過去，許先生不能不帶着新的眼光和舊的見解，承認這個改了組的同鄉會，繼續他的日常生活四部曲：寫信，彈琴拉絃，借貸，看人打打衛生麻雀。

同鄉會既為新人所把持，根本上許先生的優遊生活並無影響和不便的地方。許先生要寫信，信封信紙照樣討得到。要拉絃彈琴或看人打麻雀，沒有人敢攔阻。要借貸

，那才得商量，新會長不比老的隨便，無緣無故的施捨，休想！

「我是開口借呀，有借有還都做不到？」許先生的口沫噴出來。

人家並不聽他的。

「標準孤寒鬼！做什麼鬼會長？」

許先生開始感覺他有抵制這間會館的義務，真的十來天不再上門來，沒有人知道他往那裏去。直到有天中午時分，會館雜役阿生收拾抬椅，才又發現他靠牆壁擺上三張椅子睡午覺。這下真象大白，原來他是混進了公立醫院，喝着免費藥水和吃着免費飯。大概是他還貪那外頭一份寶貴的自由，才又拖着難有希望的病痛跑出來。

許先生決不能放棄同鄉會，他需要「監視」，因為連塊兒七八也可惜的孤寒會長以下一班「契弟」，不貪污舞弊還不奇怪嗎？他要一心尋找馬脚，給那些一個致命攻擊，直接給認識許先生，間接給老會長的重新當選盡點力。雖然老會長的重新當選是一定的事，也可以顯示自己到底是一片忠心為知己，有百利而無一弊。可是，孤寒會長的行徑似乎很謹慎，許先生倉卒找不出可供攻擊的馬脚。後來一想：那個或許聽到點兒風聲了，故意不敢含糊吧？這一想便又樂意了許多，找尋馬脚方才缺點勁。

昨晚沒吹點兒風，人們就像藏在
在大廳裏般十分不舒服，半夜三更

還有許多人對着窗外的天空直吹氣，早睡是行不通的了。既不能早睡，道理上只好遲起。因此，初陽從山背上升起只能增加光明，不能增加山城裏的活動力，這時的同鄉會沒有一些聲音。

許先生以三朝元老的姿態第一個推開兩扇彈簧門，直朝屋裏走進去。他有早起的習慣，似乎一爬下床便得朝這裏來，先斟上一杯清茶，打隱僻地方搜出一包粉末拌和着灌進肚子裏，然後抹抹脣角，「合士上，上士合士尺，尺……」一壁哼唧着拿出櫥裏的樂器彈起來。

今天他算來遲了一步，像爭取既失去的時間，一切都顯得緊張和手忙腳亂，光是一杯清茶便只斟了一小半，猛呷一口，連搖了三下頭，大聲說：「阿生，茶太熱了！熱茶我一向是不『蘇格』飲的，明天開始你留一壺冷的給我。」

阿生一向便對許先生沒有好感，許先生打去年開始便向剛上工的他借了四塊錢，言明期限三天。三天過了，爲着特殊理由，還得加倍兩塊，以資週轉，期限再定一禮拜。一禮拜，二禮拜，轉眼便過了年。年頭許先生忽地有急用，央求阿生再方便，阿生一口拒絕，於是這一個瞪了眼，聲明有人故意下他臉，所有債務作廢，決不承認。阿生要打架，給人勸開，其後好久兩個見面始終沒有話。因爲一杯熱茶燙痛了脣脣，許先生研究責任攸歸，認

只要阿生想起錢，一百年不睬他也

有應份。

許先生親眼看見那個閃身避開去，不知究竟聽到他的命令沒有，呆上那麼一會，方才記起手上那杯熱茶應當喝下去。

擺放樂器的廳子裏，有人弓着背脊吃稀粥。那個位置正好是許先生常常玩弄絃索的地方，許先生一時不明白那個幹什麼，心裏非常不樂意，等到明白是吃喝大事，臉上登時笑花了。可是，這是誰呢？許先生沒有見過，伸長臉去把眼鏡扶正些，還是不認識。

那個看見許先生了，漲滿兩個腮子，點點頭，微微還欠了欠身，打着招呼：「來，吃『羹青』！」

許先生啞啞牙——只見見牙床肉，拉張椅子面對面坐下來，打着哈哈道：「吃『羹青』？好呵！早晨吃『羹青』是最好的，我最『蘇格』，衛生！」

那個不得不放慢了筷子，一邊還忘不了禮貌，笑着說：「吃碗嗎？還有呢！」

「我已吃過了。」許先生嚥了嚥口水，裝腔作勢地說：「不過，既然有多，吃一碗也還可以的。」

然而，他却一口氣吃了碗半，到鍋子空了爲止。

「我從外地來，先生貴姓？」

「我姓許，許可的許，你從外地來，大概也會聽見過我許某人的名字吧？」

「嗯！」

「我以前經營的鑛場就有三處，估俚幾百人，不騙你，不信你可以問，問問……」

對方的眼睛亮起來了。

「唉！不幸是我的脚……」許先生把失敗的關鍵粗略地告個段落。

「只要我的脚沒有事情，我一定還得幹一幹，幹一幹。你知道嗎？我名下還保留了一塊地，幾千『依吉』的地，那塊地隨便掘下去，都是錫米。哼！開得交的，開得交的漂亮。」

儼然他還不失爲一位錫鑛家的身份，那氣派，那肯定堅決的言論，便是叫那個不明就裏的人相信不疑，姓許的原來是鑛家，那稀粥請得並不冤枉呀！

這麼一來，他倆就很快成爲好朋友。

既然成爲好朋友，兩人間自然無所不談。許先生聽那個自稱名叫馬鈴薯，心裏打呢，沒再問清楚。從他口裏知道是個靠汗水吃飯的朋友，找工作初到貴地，得同鄉介紹在會裏「隆幫」寄宿，因爲單身寡佬，腰邊大概還積存有多少汗水錢。許先生不覺有任何困難，順溜溜從馬鈴薯手裏借到三次兩塊錢。

馬鈴薯不過是四十五左右人，半生勞碌幹苦活，使他腦子只有充滿做工出糧、出糧過活的單純思想，

不求發達但望飽腹的完美德性。在飽腹的願望宣告不能兌現時，他惟有找向能兌現的地方走，不料竟撲一個空，同鄉安慰他暫停觀變，急不來，於是相信同鄉。現在技巧碰到一個機會，給他交結到了許先生。「急什麼呢？我有許多老相好，要什麼頭路包在我身上！」許先生對他拍胸保證。馬鈴薯沒有理由相信世界上不全都是好人，不能不敞開胸懷對新朋友的些少要求有求必應，做個順水人情。

幾天過去了，頭路似覺還沒有什麼動靜，雖然許先生照樣拍胸保證，照樣等人家飯煮好時給自己添多一副碗，但馬鈴薯已漸漸露出不耐煩，對這位名鑛家失却了以先的尊敬，甚至還破題拒絕那個的暫時「通融」。

許先生從近視眼鏡裏看出不對勁，心裏明白一二。「哼！只要我的脚，單就我那幾千『依吉』地開起來呀！……」他再三提出保證，事情永遠的樂觀，只爭遲早問題。可是，仍舊不能挽回對方漸失的信心。仔細一想，心裏明白十分：總時雜役阿生那鬼作古怪，他得抓着一點必要的證據擄那個一場。

馬鈴薯雖對許先生的逐漸不敬形成了逐漸疏遠，但許先生碰上機會還能沾光他一碗半碗剩飯殘羹，維持友好的關係。不料有一天起馬鈴薯不懂往那裏弄飯吃，許先生苦守候了兩天，方才覺得事情不可樂觀。好啦！連最後一條便宜路子都塞了，他還不該下手擄阿生一頓

嗎？

可是，許先生雖在氣上頭，腦袋並不因此衝昏。打架須靠氣力，許先生行年五十有五，鬥那三十未出頭的人，不行！況且，許先生是斯文出身，鬥文章他要，打架屬於野蠻行動，不在範圍內。不打架這口氣怎麼消呢？許先生是斯文人，斯文人本份以理服人，那末，他有了。

「財庫，那個馬什麼的是不是本會會員？」他問駐辦老何。

「不呀！」老何有點摸不着頭腦。

「為什麼他有享受權？」

「什麼享受權？」

「住宿在這裏，煮飯吃在這裏，你是憑章程第幾條？快掀來看！」

名正而言順，許先生這下完全佔優勢。當然，他的目的不在乎把駐辦先生弄得啞口無言，所以在某一個限度上自動把話頭一轉：「我看，大概還是阿生的主意，那傢伙一貫來喜歡自作主張，到底是誰授給他的權力？哼！我們這個會絕對不能開這樣的例，一個雜役，什麼東西？」

老何一直睜大着眼睛，想不明白這兩位新相好怎麼忽地鬧起意氣來，而且竟牽上雜役阿生，牽連上章程，牽連上自己，來勢看來很不好玩的。「阿生？那不干他事，他絕對沒有這個權力。」笑一笑，還希望是小事，小事化作無事。「那麼是你的主意？」許先生

把食指點在對方鼻子邊。

「怎麼啦？」頭略一偏，老何的心裏未免有點不痛快。但是，他不願發作，雖則他有責任把這種屬於搗亂性質的人攆出去。像許先生這類人物，老早便千百回給攆出去了，他不願意這樣做，原因他不敢。老何不敢具有深遠而可敬的理由：哨公事飯必須上下討好，左右逢迎，公事公辦是幌子，公事私辦才是實際，既不得失人情，又兼能混水摸魚沾點兒小便宜。老爺們出錢出力，老爺們互相傾軋排擠，為什麼呢？還不是為名為利。所謂新派與舊派之爭，所謂造福社會人群，除去名利大家都非常安靜，沒有登高呱呱叫的人。哨公事飯的既與名無份，與利無所謂爭，一方上台拍手掌叫好，一方下台握手稱讚成就，這邊鞠躬，那邊作揖，月中糧銀平安到手，便是崇高目的，天下鬼反是他們的事，老何犯不着給人嫌疑站在那一方陣營。比如許才子吧，誰不知道是老會長放出的親信？老何縱使了老虎胆，也不敢對老會長的親信不恭敬。

這個不愉快的局面並不會堅持過久，老何不會傻到默認所受的指斥是他所主意，儘管責任上他可能有這種不成文的權力。

不料，許先生竟因此獲得攻擊藉口，直接替老會長立下大功。「大家都是會員，大家都有繳月捐的是不是？」在一群會員的閒談中，許先生突然發出了詢問。

大家靜了一會。

「有些人幾個月繳不出月捐，便遭停止了會員應享的權利是不是？」

「是呀！」好多人都一起說。「有人既不是會員，又不必繳月捐，便能長期在會裏住宿開伙食，享受會員的權利，請問合不合理由？」

許多人七嘴八舌地追問那一個，略知道一些的義務回答了一些知道的事情，不足的由許先生補充。許先生志在煽起大眾的熱情，故意加油加醬，把新會長以下的職員一攻擊得不值半文，什麼專制、濫權、幼稚、無經驗、出賣會員利益、自私，一切的壞字眼都加上了。同時，一面把老會長褒揚一番，好處多得不得勝枚舉。碰巧大眾當中就有一兩個受過老會長一點小惠的人，有了適合的機會，那有就放過的道理。許先生得着那些有力的唱和，聲色俱厲地繼續演說了半點鐘。人越來越多，小小一個禮堂都擠擁着想來看熱鬧的人。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許先生重覆高嚷，抨擊那不是會員經要員們說一句便能享受會員權利為豈有此理！聽眾中有人明白許先生本人常年到頭也未繳過半文月捐，照樣也在會裏胡混。可是，人家到底是給老會長稱為才子的親信。才子是同鄉的光榮，是逢山吃山，逢水吃水的象徵，不繳費自是理所當然，不能跟別個相提並論。

霎時沸騰起來的熱血，是衝昏

理智的強有力武器，衆人都知道了會裏有頂不合理的事情存在着——有人正在出賣會員的利益。「退出！」討論得頂熱鬧時候有人喊一句，立刻像春雷般震醒了沉睡中的大地，許多人都猛然想起跟着喊起來：「去！找財庫去！」

可是，並沒有人願意打頭走，都等着許先生。許先生登時成了大衆的精神領袖，專打不平的英雄，這下只要他一移步，或一個眼色，似乎打天下都要人去。許先生究竟不脫才子本色，用口說理論代替了實際行動，在大衆的熱血騰沸到最頂點當兒，他倒而疲倦地坐在椅子上不住喘氣，暫時休息。

何駐辦老早在辦公室聽見風聲，心頭未免免卜卜亂跳。「沒關係！」他對自已說，認定那個過氣鑛家不能再有進一步的作用。當大衆一陣吶喊，他打椅子上跳起半尺高，臉色不禁由青裏泛白，掉轉屁股想要打後逃。逃開了對他有沒有好處？臨時他考慮到並無逃開的必要，一逃反而惹上嫌疑。他爲什麼要僂到表明自己跟那件事情有關係，跟「新派」一鼻孔出氣？他慢慢坐下來，一隻脚朝向屋後的通口遠遠踏出去。

人性是往往良莠不齊的，兩面人物隨處都是，就在一同帮忙吶喊的「擁護者」當中，早有人悄悄溜出去報告有關方面了。有關方面爲了息事寧人，不想把事態擴大，除了當衆承認錯誤，馬鈴薯立刻請出，實現了許先生的偉大目標。

許先生給老會長特地差人請上家裏去，商量什麼沒人知道。出來時滿臉緋紅，一口口噴出中人欲嘔的酒氣，一隻手不時探進那條不見有何轉變的黃斜布褲袋裏，眯眯笑得露出兩道月牙肉。

X X X

同鄉會自發生不愉快的事件以後，許先生的大名不脛而走。大家都知道有這樣一個熱心替「大衆」說話的義士，對他另眼相看。就是平日瞧不起他的，都臨時改變觀感，甚至以能和他接近爲光榮。那時的許先生非常得意，跑路都試把鼻孔望上天，似乎他那幾千「依格」地已經臨近開採日期般。

轉眼過了牌聲酒氣的正月，漸漸臨近清明節。

清明節這一天，同鄉會循例要舉辦公祭儀式，把豬羊雞鴨抬上山頭去，又抬着回，然後筵開十多桌，給會捐助善款的會員們歡歡喜喜吃一頓。當然，這在事前應該要做點準備工作，會裏上下未免顯出多少兒緊張。許先生比誰都關心，一天十趟八趟跑進辦公室裏問，怕那老何到時給忘了。

會中下至雜役阿生，上至老何和會長，都讓事情搞昏了腦袋，脾氣未免不見好。許先生勞那不必要的的心，自然不很受人家歡迎，話裏頭或顏色上有意無意露出討厭的意思。新會長年輕氣盛少檢點，「別睬他！」他對老何說。不知怎的，話兒傳進許先生耳朵裏，「得！」

他冷笑着把眼鏡卸下來，在大腿上揩一揩，戴回去，匆匆走開。才隔一天，會裏禮堂上又擠滿了不少人，許先生站在當中指手劃腳又在演說。

「大家想一想有沒有理由？」許先生指向門外，渾身緊張得連頭也抖起來。「雞鴨一樣買兩隻便說够了哇？酒不要，只買甘水便可以？吃他的？要他出錢？我們大家出的錢是不是？我們大家出了錢不應該吃是不是？看呀！去年的會長怎樣？現在的會長又怎樣？」

「去年的會長手裏，我們吃得又飽又醉！」

「對！今年啦，我看每人只能喝半盃甘水，吃幾塊肉骨！」

「我們不吃，給他幾個人吃！禮堂一片喧嘩，許先生第二次煽動又宣告成功。」

一種根深蒂固的陋習，倉卒中是不可能改變過來的，因爲他的造成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除掉也應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新會長在上任之初，已立定決心要搞好會務，不惜用大刀濶斧幹一輪，其着重辦事效率，擲節開支，同爲革新會務的必需途徑。新會長一生以勤儉起家，擲節開支自爲拿手好戲，那爲必要，那爲次必要，那爲不必要，心裏有個底。唐山茶葉改作馬耳葉，日光燈管換爲普通電燈泡，不過還是擲節開支中的第一步。第一步便招來許多怨言，第二步誰也料到可能找來了打架。所以，第二步向

那裏着手，也就特別引起大家的注目。那個新人物大概有意讓大家看看，他的着手都是爲了公家的利益，同時希望屬於私人的利益一概放在最後面。他找在清明節這天儘量表現出來，把屬於「浪費」的部份，毫不遲疑的加予取銷，或減縮到適可的程度。

「二十多隻雞鴨，多多也是益善，拜神用四隻不就够了嗎？」他認爲這是十分合理的，因爲神神佛不過是種形式，實際上還不是益了會說話的人？爲什麼不好省下這筆多餘的錢作其他有益的用途？爲什麼一定要把有用的錢毫無意思的花去？以前他不說，現在他是會長，他該有權作種種決定。一是一，二是二，公祭是公祭，要吃而又想得痛快是私人的事，酒是免了，甘水馬馬虎虎可以給大家湊湊趣不就得。

會長的意思既要這麼辦，何駐辦一百個贊同。會長轉個灣，何駐辦忽地一百個不滿意：樣樣減少，往年豐盛的公祭儀式眼見成了四不肖，還希望有什麼熱鬧可瞧。「我先反對！」他反對少了雞鴨，少了酒，竟不惜把這個秘密先宜揚出去，只求發洩他的不滿意，後果怎樣倒沒去想他。

「會場上不是有提出討論的，怎樣決定呀？」懂得多少規矩的人不免要問問。

「決定嗎？決定還不是照舊年一樣辦？」這一答無形中給負全責的會長

一個明顯的罪狀：他有什麼權力能單獨推翻董事部的議決案？許先生一得到這個寶貴消息，一則憂愁，一則興奮。「嘿！四隻雞鴨嗎？甘水嗎？少了半樣我都讚他這樣……」他豎起一隻大姆指。

臨到清明節的同鄉會又鬧得一團糟，而鬧的起因却是爲了「口福」這回事，在地方上的人士看來簡直是丟臉不過。因此，驚動了一些開會時到來談天的董事們，認爲如此芝麻小事鬧大了殊爲不值得，會場中既有照舊的決議，誰也不能擅自主張換過新條例。這一宣佈，安定了許先生領導下的「反叛」人物的神經，却不免傷害做會長的自尊心，不響關在家裏，有十來天拒絕了別人的見面。

會長不理，正中了一些人的下懷，相反地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大豬、大羊、肥鷄、肥鴨，自然有見義勇爲的人備辦得齊齊整整，出進進的人個個眉飛眼笑，從沒有見過的一團和氣。許先生成了臨時總管，從殺雞鴨到抬祭品出發，一直不離左右。可惜他的腳並不適宜走山路，他的指揮工作也只限於會所裏。公祭大事完成，伴同出發的廚師，猛地發現廚房裏少了兩隻殺好的肥雞，許先生推說不知情，全會所再也找不出可供審問的對象。當時雜役阿生忽有意見發表，給老何一個眼色打來，立刻搔耳挖鼻轉身走開去。

歡宴會依時召開，少了兩隻肥雞的事沒人再提起。在衆人互相客

氣的推讓聲中，許先生趕最短時間內把少肉的四方臉灌得通紅，然後一盃盃地喝着汽水，三分鐘兩分鐘地起身到沖涼房裏去。最後一次逗留得特別久，原來許先生酒後生感，詩興勃發到不可支持，打廚房拾起根焦柴在剛粉飾不久的板壁上題上兩行字。這給酒精弄得醉眼惺忪的阿生湊巧經過，覺得有人隨意弄污板壁，真大豈有此理！但發覺是才子，沒了主意，轉身叫駐辦老何來。老何來到人已走開，順着壁上的黑字唸一遍：「落魄方知知己少，開樽何故故人多？」

二遍，三遍，老何忽覺肩上有

人挨一下，阿生悄聲悄氣問起來：

「他寫些什麼東西呢？」

「講你哩！」

「講我？講我什麼？」

「講你白食，沒出一占錢！」

「我丟！經你的手我就出了一塊錢，他才沒出一占錢哩！」

阿生趁着酒興逢人便嚷，有關不見雞的疑案都一古腦兒嚷了出來，老何要阻止時已來不及。「不干我事！」他安慰自己說，一面懊悔嘴多，雖然東西是人家自動用報紙包着送到他家的，但同謀的罪名總逃不了。他希望沒有人要相信。或者家裏人早弄來吃了，也好查無佐証。

阿生亂嚷亂叫，把稍嫌過時的秘密都洩漏出來。可是，在座的人客大都有七八分醉意，肚子裏老早塞滿了油膩東西，聽見吃的事件已經不很感興趣，何況指的竟是才子

許先生。誰不知道人家姓許的一貫來這樣熱心爲大眾，大眾所給他的報答有什麼？各人撫心自問，能不對他有愧？就算他這次真不客氣落手扒走一兩件東西，誰敢說不應該？不值得？橫豎東西不是自己獨挖荷包買來的，管他呢！

「你叫有什麼用？還不用水快抹掉！」

老何看出風色不甚嚴重，樂得一聲不響，事情也就含糊糊混過了。

× × ×

許先生門倒會長的英雄事蹟，在會員裏頭輾轉流傳，再度確定了他在同鄉會裏的威信。同時有一種傳說流傳開來：許先生得着某公的鼎力支持，那千把「依格」鑛地可望在不久——最遲今年底——正式開採。

駐辦老何聽到一些風聲，半信半疑。不過從種種跡象上觀察得來，許先生却真的比往時「抖」了許多，往時在地上拾香烟頭，現在褲袋裏一掏便掏出整包的「三個五」，每晚上還要宵夜吃雞粥，自己請不起他，倒是他請上了自己一兩次。假如不找到門路，那真是不可思議的一回事。

會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物進來找許先生，老何一個都不認識，問阿生，但阿生兩眼一瞪：「我懂得他們是老鼠！」老何責任攸關，不得不陪着笑臉向那當事人打聽。

「許先生，頭家！」

許先生忽然閉起眼睛，倒吸一口長氣，慢慢挨過來。「是你叫我嗎？」

「正是，聽說鑛地就要開工了，對不對？」

「這個，這個，那開工必定要開工的，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了嗎？」

「啊！」老何不覺肅然起敬。

「那幾個常常來找你的……」

「我的同道，打外地剛過來的。」

「啊！」老何找出那個所以抖起來的原因了。

傳說得着老何無意的證實，十足成爲可靠的消息。老何一有機會便跟那個並排着行，先生前，頭家後，叫得怪親密。會裏人全都知道這樣一個快要振起的新貴人物，一個生就一副見義勇爲心腸的同鄉。

「將來會長輪到他做就好了！」有人暗中商量說。有人甚至向他問工做，預先落條名。

老會長差人請老何到他家去跑一趟，老何不很想，後來還是去。一到，他登下跳了一跳：新舊兩會長面對面的坐着呢！他們兩個對頭冤家，什麼時候和好起來，老何一些不知道。他像傻子一樣聽完一些不相干的話，老會長要他報告關於許某人的最近傳聞。

「這是事實，我親眼看見他跟一班人在商量呢！」

「什麼樣的人？」

「我那裏知道，總之是外地來

的有錢人。」

老會長默然，新會長也無話可說，好像都在想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老何也在想：這兩個魁首攤了手，日後做事也好辦些了。爲什麼彼此間常鬧意見的，一下子便有這種奇蹟出現？老何彷彿悟出了多少理由，不對也大概不很遠的。

「你要多留心，最好別給雜生在會所裏出進！」

臨到告辭時候，老會長正言交代。新會長點點頭，表示非常同意。老何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便走了出來。「哼！都是利害關係。」他有點瞧不起那兩個臨時合作的人。

「許先生，頭家！」一回到去的老何，覺得有據實報告姓許的的必要。

許先生躲在角落裏打揚琴，莫名其妙的弄得滿頭大汗，一面揩汗，一面迎頭走出來。

「什麼事？老弟！」

「我報告一些消息你聽，你聽了不要說是我說的！」

「當然囉！你以爲我還是三歲孩兒？」

「他們……他們要限制你的朋友在這裏出進，但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說的！」

老何返身要走，給對方一把拉住。

「在什麼地方說的？是那幾個？」

「還有在那裏呢？又有那個有權力說這些話？呃，你千祈不要說是我說的！」

「得啦！我丟你媽！」許先生不住罵着臭話。「我的朋友，連我的朋友都要干涉起來了？我就偏不聽，真豈有此理！豈有他扯皮！」

「你……你千祈不要說是我對你說的……」

「怕我條×嗎？沒有事做我給你，起碼一個大財庫！」

「許先生，你……」

「騙你嗎？」

老何笑了，他沒有再說千祈什麼的。

許先生的朋友照舊時常來會裏出進，跟許先生秘密商量些事。老何看見那些生疏的臉孔，不免想起自身的責任；背了臉，又私自慶幸沒有唐突的行動，以致得罪了許先生。許先生在他的心裏佔了相當龐大的位置，一天不見那個，一天便覺心頭有點兒空虛。

新舊兩會長不時在各人家裏舉行聯席會議，老何是必然的陪客，這使他感到非常討厭。那兩個商討的題目，總離不了關於許某人的事，又使他感到可笑和可憐。每次從那裏出來，總把所聽到的全盤告訴姓許的，甚至把監視許某和調查他的朋友的話都宣佈出來，以表示他的澈底忠誠和對那個的愛護。

「不相干，等到我的地方開始

「牙砂」的時候，他們就知道。」許先生淡淡的說，沒有以前暴躁的火氣。

一聽見這個，老何有如和了一手大牌，心裏有緊張過後的無比舒服。

有一天，警察在某個偏僻地方把許先生的幾個朋友都捉了去。許先生在清晨大早便把這件壞消息傳給他的內定大財庫老何聽，却絕不提如何挽救的辦法。老何分不清楚害怕好還是生氣好，他第一次瞧不起姓許的，姓許的不很够朋友。

可是，有一件事比不滿意更要緊的，那可能使他吃飯都喪失了滋味：「那件事，那件事不是，不是無法進行了？」

「不相干！」許先生胸有成竹，不過是屬於秘密性質，暫時不能明告。

事實上，自從給捉走了那幾個朋友，許先生終日顯得沒精打采，有時神經過敏地忽然嚇一跳，額頭不停淌着汗。「不相干！」他常自言自語地說，一拐一拐打屋後出門去。

許先生的舉動一一給老何看在眼里，他不得不起了不必要的懷疑，聯想到被捉走的人並不像那個說的「不相干」這麼簡單。究竟犯的什麼罪被捉，許先生既沒進行打聽，他老何更犯不着勞神。這當子他才想起，無論如何，他應該知道

被捉的人，究竟和姓許的是什麼關係。

可是，就在老何立心打聽的那天晚上，許先生在寓所又遭警察捉去了，同時還搜走了兩三小包黑土。明天，雜役阿生打街上回來告訴老何聽，老何兩腳發了軟，竹篙樣的身材再也站不穩，一交坐在藤椅上半晌起不來。「好呵！賣私土？這還不給他振肥了！」他拚命思量自己跟那案件的聯帶關係，後來他想起許先生的話：「不相干！」老何認定自己有無比的清白，一定無事。

老會長又差人叫老何到家裏來，沒頭沒腦稱讚他一頓。新會長沒在座，老會長暢談了一些關於那個的壞話：「你看，他一上台就鬧出種種不名譽的事，連販賣私土的人也弄進來了！」

接着新會長也叫老何到家去，老何半閉起眼睛聽了一些跟那邊相反的論調：「你看，他特地派他的親信進來搗亂，甚至胆敢進行賣私土！說什麼道高望重，鬼話！」

同鄉會少了許先生，的確增加了不少寂寞。可是，寂寞在表面，骨子裏却在鬥爭得十分熱鬧，老何處在縫隙間常常覺得難做事。鬥爭越熱鬧，老何越覺難做事，不料却被人稱讚做辦事負責、穩重、快速和有效力，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道理這樣奇怪。

評介「文論」

·王詔生·

近世論文之書，如文學概論或文學原理等書，或者販自東瀛，或者譯自歐西，他們的論理自然與中土殊異。就文學的形式和內容來說，固然有一般性，然亦有特殊性，如果執一而論，未免膠柱鼓瑟了。

友人鍾應梅教授新著「文論」，在近人撰著的論文專書來說，他的見解，立說，都有獨到之處。從前章實齋批評劉舍人的文心雕龍說：「文心雕龍之於論文，乃專門名家，勤為成書之初祖，文心體大而慮周。」黃叔琳亦說：「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包羅群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捨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遺言，紛綸蔽翳，罕能切究。」筆者現在讀完這本「文論」，亦有這一種感覺。

本書共分十章：一、引論，二、研究文學之法，三、論文學之主義，四、論文學與感情，五、論文學與想像，六、論文學與思想，七、論文學與道德，八、論文章之外美，九、論史記之文，十、論古人論文之說。另附錄一篇：「怎樣研究國文？」由第一章至第八章，是討論一般性的；由第九章至第十章，是討論專門性的。但每一章節裏面，都保持作者的精到的見解。茲摘舉數例如下：

如論文學與感情一段說：「人孰不有情，人

孰不能激發其情？方其少年，志行純潔，操筆論天下事，每有至理至言，動人心目，蓋其情芳而氣盛也。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萎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燬乎若死灰之不復燃，而文亦不足觀，是何也？其情餒而氣索也。」（原書十四頁）鍾君這一番議論，可說鞭關入裏，痛快淋漓。以近代文人來說，如同盟會時代的報人，在革命未成功前寫的文章，何等慷慨動聽，聲情激越，沁人心脾。可是到了革命成功以後，環境移人，多所拘牽，寫出來的文章，就不能夠聲光炯然了。又如章行嚴當年在東京創辦「甲寅雜誌」，行文富於邏輯，操筆謹嚴而雅潔，說理精微而朗暢，一時談政論者，無與倫比。其後復刊「甲寅週刊」，溺於功名富貴，凡有撰述多為執政者辯護，失其所守，其文亦不足重。前人說：「江郎才盡」，這並不是才盡，而是情餒而氣索，由是前後判若兩人了。

如論文學與思想一段說：「文之力量，足以鼓天下之動。善者之於是間也，必衷之以事理，使足以正群衆之視聽，勿誘於譽，勿和於俗，勿隨心為好惡，然後文章之用，能得其正。非然也，朝三而暮四，其人其文，固不足重，而天下後世之伏屍流血於文人一喜怒哀惡之間者，何限耶！」（原書十六頁）鍾君此說實演繹魏叔子「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大意」兩語。他會下一注脚說，所謂大意，即終身一貫之思想。他認為文章須有益於天下，不當遺禍於天下。如陳獨秀於民六創辦「新青年雜誌」，當初他的言論，何嘗不憂國愛國？但後來他到了莫斯科之後，接受赤化中國的任務，言論思想有一百八十度角的轉變。在抗戰期中隱居四川，又發表他的晚年定論，認為民主思想和制度，才是最可寶貴的東西。然國脈民命的斷送，陳氏實不能辭其咎的。又如汪精衛在北伐時代，在報章上撰論，大聲疾呼「革命者向左來」，那曉得「左乃陷大澤中」，到了霄漢分裂，他本人亦附和清黨，許多青年都白犧牲了。夫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勇氣十分，可是帶給民族和國家的災禍實在太大了。」鍾君的持說，豈無所見而云然？

感人也實大。其有言必稱仁義，篇必附忠孝者，而人讀之，反生陳言感，欲求終篇，且不可得，又何道之能明哉！」（原書十八頁）鍾君此說，可謂名通。準是而談，則凡操筆爲文必求附於道，固不免頭巾氣重，活現出腐儒的神態；而反對「文以載道」之說的，亦不懂得文學的真諦。莊周有謂：「道在瓦礫，道在糞溺」，卽道之存在，由於文中所載的具體的事物，而不在於空口標榜名教；道之存在，由於文章本身所發生的感動力和真實性，而不在於空腔和假象，這是重要的一點。

以上隨手拈寫三則，便可知鍾君不特深懂文章的三昧，而且抉發文章的隱微處對於群治的關係，這是普通論文之書看不到的。他這一番苦心孤詣，筆者鄭重把它列舉出來，想讀者亦當首肯吧！

(二)

以往古文家對於史記「瘦饒功深」的有歸熙甫（有光）、吳摯甫（汝綸）諸人。曾國藩論文亦推尊史遷。他說：「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送周荅農南歸序）推曾氏之意，是說文章雖有駢散之分，而它的要本，沒有不歸於太史公。但曾氏對於「義必相輔，氣不孤伸」的例子，並沒有具體舉出。鍾君就伯夷列傳指出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句，天下重器，與王者大統句，松柏後凋，與清士乃見句，意實相偶，是以單行之句，而含駢偶之質。就老莊申韓列傳指示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句，屬書離辭，與指事類情句，儒者用文亂法，與俠者以武犯禁句，竟則籠名譽之人。與急則用介冑之士句，都屬句法整齊，具駢

偶形式。因此，他下了結論說：「故史公之文，實兼駢散之用。善用駢者，則有深厚淵懿之美；善用奇者，則具縱橫雄偉之妙。史公兼而有之，此其所以爲古今之至文也。」（原書二十七頁）可謂一語道破。

(三)

本書最末一章論古人論文之說，而獨詳於桐城文家之所謂義法與戒律。他首先引方苞之說：所謂「義者，言之有物；法者，言之有序也。」（見書史記貨殖傳及書史記十表序說）又引方氏之說：「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俚語，南北朝俳巧語。」（與曾以甯書）並引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序，和曾滌生復陳右銘書以疎通證明它，由是所謂桐城派的文章義法與戒律，昭然明晰。筆者嘗觀姚氏與人論文書，有可與本書以上各節互相發明者，特引錄數則如下：

●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爲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爲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見古人縱橫變化中。以爲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尙非一日事也。（與張阮林書）

●歸震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此乃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之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

●大抵簡峻之氣，昌黎爲最，更當於此處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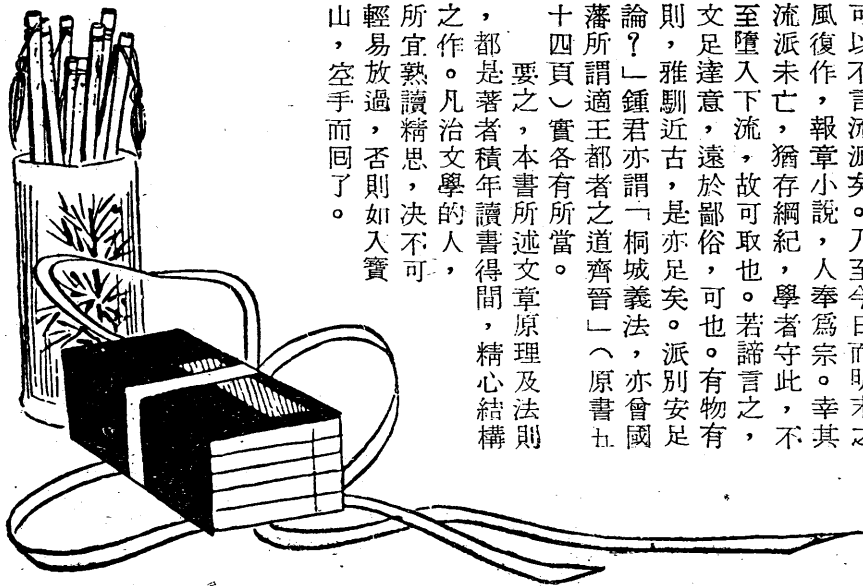
●必欲簡峻，莫若更讀荊公所爲，則筆間自有裁制矣。敘事之文，爲繁冗所累，則氣不能流行自在，此不可不知也。

●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爲美之道非一端，

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衆。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以上與陳碩士書）

由此可知，姚氏不失爲知言君子。餘杭章先生論文雖主張回到魏晉，（見國故論衡論式）但却不反對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荊漢微言有一段說：「問桐城義法何其隘耶？答曰此在今日，亦爲有用。何者？明末猥雜佻說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猶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俗，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鍾君亦謂「桐城義法，亦曾國藩所謂適王都者之道齊晉」（原書五十四頁）實各有所當。

要之，本書所述文章原理及法則，都是著者積年讀書得間，精心結構之作。凡治文學的人，所宜熟讀精思，決不可輕易放過，否則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了。



鄭振鐸魂歸天上

劉福如



團團長鄭振鐸在內。

來自新華社的報導，十月十七日由北平飛往莫斯科的客機一架，在蘇俄的中亞細亞卡納什地區失事，飛機上的人員全部犧牲，包括中共派往阿富汗和阿聯去作親善訪問的文化代表

猶憶民國以來，中國學人死於飛機失事的，繼徐志摩之後，有彭學沛死於香港，現在鄭振鐸應該是第三人了。在徐志摩空中失事死了以後，當時有人認為他之死於飛機破碎，又是朝一座山上撞的，是一個詩意的死。今天鄭振鐸之死，筆者實具有同感。他今天之死，可說是解除了中共對於他的束縛，也解除了精神上的永遠威脅。他今天修文遽召，魂歸天上，得到了安息，求得了解脫，這種死應該也是富有詩意的。祇是他的整理國故的遺志，又有誰人能為之繼續發揚？在今天中共的「薄古厚今」之下，他的理想早已受到批判，今後當更成絕響。為了中國的文化前途，我們應該是不勝其月落屋梁之感啊！

早在五四運動以後，鄭振鐸就和茅盾、葉聖陶等組織了文學研究會。那時候，文學研究會是與創造社對立的一個文學團體。創造社鼓吹浪漫主義，為藝術而藝術；文學研究會則提倡為人生的藝術，提倡現實主義。

早年，鄭振鐸在北平教書，就已開始為胡適之所激賞。後來，他參加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工作，更得到了治學上的方便，而且還成為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且的女婿，高夢且也是胡適之的好朋友。在商務印書館的時候，他和何炳松

比較接近，當何氏一旦兼任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他也當起文學院院長來了。

抗戰前，鄭振鐸主編過「小說月報」、「世界文庫」等。他編著的四巨冊「文學大綱」，搜集了許多寶貴的資料，成為不可多得的巨著。他手編的「中國俗文學史」，內容極其充實，是這方面唯一的權威著作。

抗戰爆發，鄭振鐸沒有逃往內地，仍在上海任教於暨南大學，同時繼續搜集史料的工作。因為那時戰亂頻仍，很多有價值的典籍都散失在民間，日本、美國、英國爭相派人搶購。他這時和留在上海的朋友，向重慶的國民政府請求撥款搶購保存，以免流入外國人的手中。據我所知，經他一手收集的，有近代史資料、古代文獻、宋元版本等一萬六千多種。這些典籍不致流落散失，這應該是在抗戰時期所留下的功績。

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日本侵佔上海租界，暨南大學被迫停課了。在這個艱苦和危險的日子裏

讀者·作者·編者

本刊現已開始步入第四年，為酬答讀者一貫愛護的盛意，決自本期起增加篇幅十二面，改為每月出版一次，以期內容更加充實，藉而提高馬華文藝的水平。

同時，本刊為求挹注起見，對售價亦不得不作一調整，計零售每份三角，訂閱半年一元七角，全年三元四角。至於舊有基本訂戶，將按所收訂費折算清楚，寄發至期滿為止。這要請讀者特別諒察，除懇予繼續訂閱外，並望多多提供意見，俾作改進的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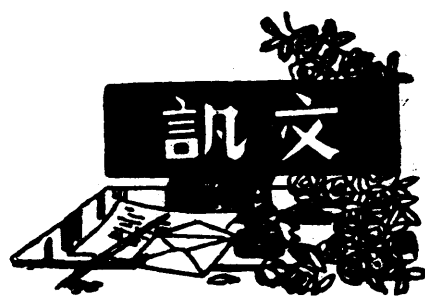
當此第七卷之首，本刊內容亦已革新。編者的計劃，仍是着重純文學範圍，但取材必力求平均，凡文藝理論、小說、散文、詩歌、隨筆、雜感、遊記、寓言、神話、書刊評介、文壇雜話、報告文學、馬來風情等等，務使各佔相當份量，而且絕不陳義過高，以適合各階層讀者的需要。為此，編者要請為本刊執筆的名家，在今後賜予合作，將最好的作品寄來發表。

鄭振鐸躲了起來，並設法保存搜集來的文學遺產。當時他的生活很困苦，有時要靠出賣他心愛的藏書來度日。日本人知道他的聲名，會到處派人搜尋他，但他終於避開了日本人的迫害。

中共竊國以後，他擔任了「政務院中央文獻局局長」，以後又兼任「文化部社會文化管理局局長」。一九五四年，他升任「文化部副部長」，另外尚有空名職務，實際是不相干的。

其實，鄭振鐸常常受到中共的批評。例如本年北平「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第二二六期)上，就有一篇「評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的文字。批評的人，認為這不是一部真正的民間文學的歷史，而是一堆混亂的白話文學的資料，甚至明顯的指出：「鄭先生在其中大量販賣胡適之的那套貨色，對我國民間文學進行了極大的歪曲和誣譏。」罪惡如此重大，他內心又何嘗不是寢饋難安呢！

鄭振鐸本來很淡泊，並不是一個熱中功名的人，他在中共擔任了這若干的要職，也實在是不得已的苦衷。在他今天蓋棺論定之下，我們略迹原情，對於這位對中國文化有着貢獻的人，實在是不忍加以苛責的。



星馬

藝聯劇團此次推出五幕七景八場的國語話劇「秋海棠」，雖曾一連公演八天，但仍有許多人士感到向隅，去函該團要求重演一次。為此，該團將於十二月底再度演出五天，以酬答各界的盛意。又聞該團正籌劃演出另一個新劇，很有可能是古裝的「清宮怨」。

星馬文藝叢書續出一種，即是苗秀的短篇小說集「邊鼓」。全書約六萬餘字，收集了「少年時代」、「河灘上」、「婚禮」、「還鄉」、「流離」和「夜」等六個短篇，都是作者近年來的得意之作。

歐陽攀龍新著「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經已出版。這是一本文藝理論書，全書包括七篇研究論文，概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輝煌成就。由於這本書的問世，証明了馬華文藝理論也有高度的水平。

新加坡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為了減輕讀者負擔，近將全部書價予以調整。計台灣版書定價新台幣十元者，叻幣售價定為六角至一元，有者且可免加郵運費；香港版書則依港幣定價四至六折。如學校大量批購，且另有優待折扣。

台灣

林語堂博士上月在台灣大學作了一次學術講演，對於「紅樓夢」一書，有所闡釋。他認為「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確係曹雪芹原稿，高鶚不過加以補訂而已。他不同意俞平伯的看法，因為俞氏的出發點，全在於故事的發展，這是極錯誤的考據。

台灣各大專學校及一般社會青年，上月共同組織了一個「中國青年學術研究會」，今後將創辦學術定期刊物，並經常舉辦學術講演及

會員之聯誼性諸種活動。

由李煥、董彭年、王琰如、林適存、魏希文、鍾鼎文、賈子豪、鍾梅音、呂天行及馬其昌等所組成的作家訪問團，曾於上月往訪金門，實地搜集守軍的英勇作戰事蹟，以灌入文藝的作品中。

中國大陸

在「中國作家協會」的動員下，邵荃麟、劉白羽、周立波、張天翼、曹禺、臧克家、陳白塵、陳伯吹、樓適夷等人，都已到鍊鋼廠去勞動，並訂出了每日鍊鋼半噸的指標。

最近出版的「讀書」月刊，有文批判陳寅恪教授的歷史觀點，綜計指出下列四點：①陳氏專用「種族優劣」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的現象，結果就自然會反對階級鬥爭才是歷史的發展原理。因此，也必否認農民戰爭才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②陳氏又將民族分裂和國家衰亡的原因，歸於是否信奉「周孔名教」的結果上去，完全忽略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真正原因，而是在維持資產階級的「正統文化」。③陳氏自始即視中共為唐時的藩鎮，未奉南京的正統。④陳氏志在解除一般人的思想武裝，而求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

據「文藝報」透露：中共一九五七年在上海、長春各廠所製的四十部影片之中，計有四分之一是思想上有問題的。例如：①抹殺黨的領導，歪曲黨員形象和黨內生活的，有「未完成的喜劇」、「誰是被拋棄的人」、「尋愛記」和「幸福」等片。②雖然不直接攻擊黨，而另用一種抹殺和否定的手法歪曲黨的，有「情長誼深」、「懸崖」和「青春的脚步」等片。③美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有「上海姑娘」和「球場風波」等片。此外，還有在創作方面脫離真實生活的，在藝術方面過於美化的，和沒有正確諷刺目標的影片多部。

上海市文化局向各藝術團體提出了一個「五邊運動」的號召，就是什麼「邊勞動，邊演出，邊創作，邊宣傳，邊輔導。」這樣一來，上海實驗歌劇院、上海合唱團、上海歌舞團和上海民族樂團的人員，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小時，疲於奔命。

· 請採用最完善最理想之國文教材 ·

友聯活葉文選

題解清楚
語譯信達

· 註釋詳明
· 提示深刻

現已出版五百餘篇
劍橋會考國文篇目。



裝有星馬華文中學高初中各組適用之合訂本，存貨充足，歡迎採用。

(備有詳細目錄，函索即寄)

歡迎自由選裝 歡迎大量採用

優待外地郵購讀者，購書一元以上，免收郵費。

總 經 銷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星洲小坡大馬路四百六十九號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Tel: 23733